



特 別
~ 21
4250
2



121
4250
2



第三卷

王安石三難蘇學士



海鼈曾欺井內蛙

大鵬張翅繞天涯

強中更有強中手

莫向人前滿自誇

這四句詩奉勸世人虛已下人勿得自滿古人說得好道是滿招損謙受益俗諺又有四不可盡的話那四不可盡

勢不可使盡

福不可享盡

便宜不可占盡

聰明不可用盡

你看如今有勢力的不做好事往往任性使氣損人

害人如毒蛇猛獸人不敢近他見別人懼怕沒奈他何意氣揚揚自以為得計却不知八月潮頭也有平下來的時節危灘急浪中趁着這刻兒順風扯了滿篷望前只顧使去好不暢快不思去時容易轉時甚難當時夏桀商紂貴為天子不免竄身於南巢懸頭於太白那桀紂有何罪過也無非倚貴欺賤恃強凌弱總來不過是使勢而已假如桀紂是箇平民百姓還造得許多惡業否所以說勢不可使盡怎麼說福不可享盡常言道惜衣有衣惜食有食又道人無壽夭祿盡則亡晉時石崇太尉與皇親王愷鬪富以酒

論得透徹

沃釜以蠟代薪錦步障大至五十里坑廁間皆用綾羅供帳香氣襲人跟隨家僮都穿火浣布衫一衫價值千金買一妾費珍珠十斛後來死於趙王倫之手身首異處此乃享福太過之報怎麼說便宜不可占盡假如做買賣的錯了分文入已滿臉堆笑却不想小經紀若折了分文一家不得喫飽飯我貪此些須小便宜亦有何益昔人有占便宜詩云

我被蓋你被你瓊蓋我瓊你若有錢我共使我若無錢用你錢上山時你扶我腳下山時我靠你肩我有子時做你婿你有女時伴我眠你依此誓時

我死在你後，我違此誓時，你死在我前。

若依得這詩時，人人都要如此，誰是歆子，肯束手相讓，就是一時得利，暗中損福，折壽自己，不知所以。佛家勸化世人，喫一分虧，受無量福，有詩為證：

得便宜處欣欣樂

不遂心時悶悶憂

不討便宜不折本

也無歡樂也無愁

說話的這三句都是了，則那聰明二字，求之不得，如何說聰明不可用盡，見不盡者，天下之事，讀不盡者，天下之書，參不盡者，天下之理，寧可懵懂而聰明，不可聰明而懵懂。如今且說一箇人，古來第一聰明的。

他聰明了一世，懵懂在一時，留下花錦般一段話文，傳與後生小子，恃才誇已的看樣，那第一聰明的是誰。

吟詩作賦般般會

打諢猜謎件件精

不是仲尼重出世

定知顏子再投生

話說宋神宗皇帝在位時，有一名儒姓蘇，名軾，字子瞻，別號東坡，乃四川眉州眉山人士，一舉成名，官拜翰林學士。此人天資高妙，過目成誦，出口成章，有李太白之風流，勝曹子建之敏捷。在宰相荆公王安石先生門下，荆公甚重其才，東坡自恃聰明，頗多譏誚。

荆公因作字說一字解作一義偶論東坡的坡字從土從皮謂坡乃土之皮東坡笑道如相公所言滑字乃水之骨也一日荆公又論及鯢字從魚從兒合是魚子四馬曰駟天虫為蚕古人製字定非無義東坡拱手進言鳩字九鳥可知有故荆公認以為真欣然請教東坡笑道毛詩云鳴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共是九箇荆公默然惡其輕薄左遷為湖州刺史正是

是非只為多開口

煩惱皆因巧弄唇

東坡在湖州做官三年任滿朝京作寓於大相國寺

果然輕薄

內想當時因得罪於荆公自取其咎常言道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分付左右備脚色手本騎馬投王丞相府來離府一箭之地東坡下馬步行而前見府門首許多聽事官吏紛紛站立東坡舉手問道列位老太師在堂上否守門官上前答道老爺書寢未醒且請門房中少坐從人取交牀在門房中東坡坐下將門半掩不多時相府中有一少年人年方弱冠戴纏頭大帽穿青絹直襪擺手洋洋出府下階眾官吏皆躬身揖讓此人從東向西而去東坡命從人去問相府中適纔出來者何人從人打聽明白回覆是丞

相老爺府中掌書房的姓徐東坡記得荆公書房中寵用的有箇徐倫三年前還未冠今雖冠了面貌依然叫從人既是徐掌家與我趕上一步快請他轉來從人飛遶去了趕上徐倫不敢於背後呼喚從傍邊搶上前去垂手侍立於街傍道小的是湖州府蘇爺的長班蘇爺在門房中請徐老爹相見有句話說徐倫問可是長鬍子的蘇爺從人道正是東坡是箇風流才子見人一團和氣平昔與徐倫相愛時常寫扇送他徐倫聽說是蘇學士微微而笑轉身便回從人先到門房回復徐掌家到了徐倫進門房來見蘇爺

分疏明白

意思要跪下去東坡用手攙住這徐倫立身相府掌內書房外府州縣首領官員到京叅謁丞相知會徐倫俱有禮物單帖通名今日見蘇爺怎麼就要下跪因蘇爺久在丞相門下往來徐倫自小書房答應職任烹茶就如舊主人一般一時大不起來蘇爺却全他的體面用手攙住道徐掌家不要行此禮徐倫道這門房中不是蘇爺坐處且請進府到東書房待茶這東書房便是王丞相的外書房了凡門生知友往來都到此處徐倫引蘇爺到東書房看了坐命童兒烹好茶伺候稟蘇爺小的奉老爺遣差往太醫院取

蘇詩世通言 卷三
藥不得在此伏侍，怎麼好。東坡道：且請治事。徐倫去後，東坡見四壁書櫥關閉，有鎖，文几上只有筆硯，更無餘物。東坡開硯匣，看了硯池，是一方綠色端硯，甚有神采。硯上餘墨未乾，方欲掩蓋，忽見硯匣下露出些紙角兒。東坡扶起硯匣，乃是一方素箋，疊做兩摺，取而觀之，原來是兩句未完的詩稿，認得荆公筆跡。題是咏菊，東坡笑道：士別三日，換眼相待。昔年我曾在京爲官時，此老下筆數千言，不由思索，三年後，也就不不同了。正是：江淹才盡兩句詩，不曾終韻念了一遍。呀，原來連這兩句詩都是亂道。這兩句詩怎麼樣

寫

西風昨夜過園林

吹落黃花滿地金

東坡爲何說這兩句詩，是亂道。一年四季，風各有名。春天爲和風，夏天爲薰風，秋天爲金風，冬天爲朔風。和薰金朔四樣風，配着四時。這詩首句說西風，西方屬金，金風乃秋令也。那金風一起，梧葉飄黃，羣芳零落。第二句說吹落黃花滿地，金黃花卽菊花。此花開於深秋，其性屬火，敢與秋霜鏖戰，最能耐久。隨你老來焦乾枯爛，並不落瓣。說箇吹落黃花滿地金，豈不是錯誤了。興之所發，不能自己，舉筆舐墨，依韻續詩。

紙同錫

二句

秋花不比春花落

說與詩人仔細吟

按此詩乃歐陽公所
作以譏荆
公者小說
家不過借
以成書原
非坡仙實
事也

寫便寫了，東坡愧心復萌，倘此老出書房相待，見了此詩，當面搶白，不像晚輩體面，欲待袖去，以滅其迹，又恐荆公尋詩不見，帶累徐倫，思算不妥，只得仍將詩稿摺疊，壓於硯匣之下。蓋上硯匣，步出書房，到大門首，取脚色手本，付與守門官吏，囑付道：「老太師出堂，通稟一聲，說蘇某在此伺候多時，因初到京中文表，不曾收拾，明日早朝，齎過表章，再來謁見。」說罷，騎馬回下處去了。不多時，荆公出堂，守門官吏雖蒙蘇

爺囑付，沒有紙包相送，那箇與他稟話，只將脚色手本和門簿繳納。荆公也只當常規，未及觀看，心下記着菊花詩二句，未完韻，恰好徐倫從太醫院取藥回來，荆公喚徐倫送置東書房。荆公也隨後入來，坐定揭起硯匣，取出詩稿，一看，問徐倫道：「適纔何人到此？」徐倫跪下稟道：「湖州府蘇爺伺候老爺，曾到荆公看其字跡也，認得是蘇學士之筆，口中不語，心下躊躇。蘇軾這箇小畜生，雖遭挫折，輕薄之性不改，不道自己學疎才淺，敢來譏訕老夫。明日早朝，奏過官裏，將他削職為民，又想道：且住，他也不曉得黃州菊花落

手

辨也怪他不得叫徐倫取湖廣缺官冊籍來看單看黃州府餘官俱在只缺少箇團練副使荆公暗記在心命徐倫將詩稿貼於書房柱上明日早朝密奏天子言蘇軾才力不及左遷黃州團練副使天下官員到京上表章陛降勾除各自安命惟有東坡心中不服心下明知荆公爲改詩觸犯公報私仇沒奈何也只得謝恩朝房中纔卸朝服長班稟道丞相爺出朝東坡露堂一恭荆公肩輿中舉手道午後老夫有一飯東坡領命回下處修書打發湖州跟官人役兼本衙管家往舊任接取家眷黃州相會午牌過後東坡

戴紗帽的
帽說話

氣殺人

素服角帶寫下新任黃州團練副使脚色手本乘馬來見丞相領飯門吏通報荆公分付請進到大堂拜見荆公待以師生之禮手下點茶荆公開言道子瞻左遷黃州乃聖上主意老夫愛莫能助子瞻莫錯怪老夫否東坡道晚學生自知才力不及豈敢怨老太師荆公笑道子瞻大才豈有不及只是到黃州爲官閒暇無事還要讀書博學東坡目窮萬卷才壓千人今日勸他讀書博學還讀什麼樣書口中稱謝道承老太師指教心下愈加不服荆公爲人至儉饋不過四器酒不過三杯飯不過一箸東坡告辭荆公送下

滴水簷前携東坡手道。老夫幼年燈窓十載，染成一症。老年舉發，太醫院看是痰火之症。雖然服藥難以除根，必得陽羨茶方可治。有荆溪進貢陽羨茶，聖上就賜與老夫。老夫問太醫院官如何烹服，太醫院官說須用瞿塘中峽水。瞿塘在蜀，老夫幾欲差人往取，未得其便，兼恐所差之人未必用心。子瞻桑梓之邦，倘尊眷往來之便，將瞿塘中峽水携一甕寄與老夫。則老夫衰老之年，皆子瞻所延也。東坡領命回相國寺，次日辭朝出京，星夜奔黃州道上。黃州合府官員知東坡天下有名才子，又是翰林謫官，出郭遠迎。選

吉

良時言曰：公堂上任，過月之後，家眷方到。東坡在黃州與蜀客陳季常爲友，不過登山玩水，飲酒賦詩，軍務民情，秋毫無涉。光陰迅速，將及一載。時當重九之後，連日大風，一日風息，東坡兀坐書齋，忽想定惠院長老曾送我黃菊數種，栽於後園。今日何不去賞玩一番，足猶未動，恰好陳季常相訪。東坡大喜，便拉陳慥同往後園看菊。到得菊花棚下，只見滿地鋪金，枝上全無一朵，謊得東坡目瞪口呆，半晌無語。陳慥問道：子瞻見菊花落瓣，緣何如此驚詫？東坡道：季常有所不知，平常見此花只是焦乾枯爛，竝不落瓣去歲

在王荆公府中見他咏菊詩二句道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小弟只道此老錯誤了續詩二句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却不知黃州菊花果然落瓣此老左遷小弟到黃州原來使我看菊花也陳慥笑道古人說得好

廣知世事休開口

縱會人前只點頭

假若連頭俱不點

一生無惱亦無愁

東坡道小弟初然被謫只道荆公恨我摘其短處公報私仇誰知他到不錯我到錯了真知灼見者尚且有誤何況其他吾輩切記不可輕易說人笑人正所

謂經一失長一智耳東坡命家人取酒與陳季常就落花之下席地而坐正飲酒間門上報道本府馬太爺拜訪將到東坡分付辭了他罷是日兩人對酌閒談至晚而散次日東坡寫了名帖答拜馬太守馬公出堂迎接彼時沒有迎賓館就在後堂分賓而坐茶罷東坡因叙出去年相府錯題了菊花詩得罪荆公之事馬太守微笑道學生初到此間也不知黃州菊花落瓣親見一次此時方信可見老太師學問淵博有包羅天地之抱負學士大人一時忽略陷於不知何不到京中太師門下賠罪一番必然回嗔作喜東

坡道學生也要去，恨無其由。太守道：將來有一事方便，只是不敢輕勞。東坡問何事？太守道：常規冬至節，必有賀表到京，例差地方官一員，學士大人若不嫌瑣屑，假進表為由，到京也好。東坡道：承堂尊大人用情，學生願往。太守道：這道表章，只得借重學士大筆。東坡應允，別了馬太守，回衙想起荆公囑付要取瞿塘中峽水的話來。初時心中不服，連這取水一節置之度外。如今却要替他出力做這件事，以贖妄言之罪。但此事不可輕托他人，現今夫人有恙，思想家鄉，既承賢守公美意，不若告假親送家眷還鄉，取得瞿

有思人
定有回心
以不任情
到底

塘中峽水，庶為兩便。黃州至眉州，一水之地，路正從瞿塘三峽過那三峽。

西陵峽

巫峽

歸峽

西陵峽為上峽，巫峽為中峽，歸峽為下峽。那西陵峽又喚做瞿塘峽，在夔州府城之東，兩崖對峙，中貫一江，灩澦堆當其口，乃三峽之門。所以總喚做瞿塘三峽。此三峽共長七百餘里，兩岸連山無闕，重巒疊嶂，隱天蔽日，風無南北，惟有上下。自黃州到眉州，總有四千餘里之程，夔州適當其半。東坡心下計較，若送家眷直到眉州，往回將及萬里，把賀冬表又擔誤了。

我如今有箇道理，叫做公私兩盡。從陸路送家眷至夔州，却令家眷自回。我在夔州換船下峽，取了中峽之水，轉回黃州方往東京。可不是公私兩盡。算計已定，對夫人說，知收拾行李，辭別了馬太守衙門。上懸一箇告假的牌面，擇了吉日，準備車馬，喚集人夫，合家起程。一路無事，自不必說。

纔過夷陵州

早是高唐縣

驛卒報好音

夔州在前面

東坡到了夔州，與夫人分手，囑付得力管家，一路小心伏侍夫人回去。東坡討箇江船，自夔州開發，順流

而下。原來這灩澦堆是江口一塊孤石，亭亭獨立，夏卽浸沒，冬卽露出。因水滿石沒之時，舟人取途不定，故又名猶豫堆。俗諺云：

猶豫大如象

瞿塘不可上

猶豫大如馬

瞿塘不可下

東坡在重陽後起身。此時尚在秋後冬前，又其年是閏八月，遲了一箇月的節氣，所以水勢還大。上水時，舟行甚遲，下水時却甚快。東坡來時正怕遲慢，所以舍舟從陸。同時乘着水勢，一瀉千里，好不順溜。東坡看見那峭壁千尋，沸波一線，想要做一篇三峽賦，結

構不就因連日鞍馬困倦，憑几構思，不覺睡去。不曾分付得水手打水，及至醒來問時，已是下峽過了中峽了。東坡分付我要取中峽之水，快與我撥轉船頭。水手稟道：老爺三峽相連，水如瀑布，船如箭發。若回船便是逆水，日行數里，用力甚難。東坡沉吟半晌，問此地可以泊船有居民否？水手稟道：上二峽懸崖峭壁，船不能停到歸峽，山水之勢漸平，崖上不多路，就有市井街道。東坡叫泊了船，分付蒼頭你上崖去看。有年長知事的居民，喚一箇上來，不要聲張，驚動了他。蒼頭領命登崖不多時，帶一箇老人上船，口稱居

民叩頭。東坡以美言撫慰，我是過往客官，與你居民沒有統屬，要問你一句話。那瞿塘三峽那一峽的水好？老者道：三峽相連，並無阻隔，上峽流於中峽，中峽流於下峽，晝夜不斷，一般樣水，難分好歹。東坡暗想：道荆公膠柱鼓瑟，三峽相連一般樣水，何必定要中峽？叫手下給官價與百姓買箇乾淨磁甕，自己立於船頭，看水手將下峽水滿滿的汲了一甕，用桑皮紙封固，親手僉押，即刻開船，直至黃州拜了馬太守，夜間草成賀冬表，送去府中。馬太守讀了表文，深贊蘇君大才，齋表官就僉了蘇軾名，諱擇了吉日，與東坡

餞行東坡齋了表文帶了一甕蜀水星夜來到東京
仍投大相國寺內天色還早命手下擡了水甕乘馬
到相府來見荆公荆公正當閒坐聞門上通報黃州
團練使蘇爺求見荆公笑道已經一載矣分付守門
官緩着些出去引他東書房相見守門官領命荆公
先到書房見柱上所貼詩稿經年塵埃迷目親手於
鵲尾甕中取拂塵將塵拂去儼然如舊荆公端坐於
書房却說守門官延捱了半晌方請蘇爺東坡聽說
東書房相見想起改詩的去處面上赧然勉強進府
到書房見了荆公下拜荆公用手相扶道不在大堂

相見惟恐遠路風霜休得過禮命童兒看坐東坡坐
下偷看詩稿貼於對面荆公用拂塵往左一指道子
瞻可見光陰迅速去歲作此詩又經一載矣東坡起
身拜伏於地荆公用手扶住道子瞻爲何東坡道晚
學生其罪了荆公道你見了黃州菊花落瓣麼東坡
道是荆公道目中未見此一種也怪不得子瞻東坡
道晚學生才疎識淺全仗老太師海涵茶罷荆公問
道老夫煩足下帶瞿塘中峽水可有麼東坡道見携
府外荆公命堂候官兩員將水甕擡進書房荆公親
以衣袖拂拭紙封打開命童兒茶竈中煨火用銀銚

汲水烹之先取白定碗一隻投陽美茶一撮於內候湯如蠃眼急取起傾入其茶色半晌方見荆公問此水何處取來東坡道巫峽荆公道是中峽了東坡道正是荆公笑道又來欺老夫了此乃下峽之水如何假名中峽東坡大驚述土人之言三峽相連一般樣水晚學生悞聽了實是取下峽之水老太師何以辨之荆公道讀書人不可輕舉妄動須是細心察理老夫若非親到黃州看過菊花怎麼詩中敢亂道黃花落瓣這瞿塘水性出於水經補註上峽水性太急下峽太緩惟中峽緩急相半大醫院官乃明醫知老夫

氣殺人

乃中脫變症故用中峽水引經此水烹陽美茶上峽味濃下峽味淡中峽濃淡之間今見茶色半晌方見故知是下峽東坡離席謝罪荆公道何罪之有皆因子瞻過於聰明以致疎略如此老夫今日偶然無事幸子瞻光顧一向相處尚不知子瞻學問真正如何老夫不自揣量要考子瞻一考東坡欣然答道晚學生請題荆公道且住老夫若遽然考你只說老夫恃了一日之長子瞻到先考老夫一考然後老夫請教東坡鞠躬道晚學生怎麼敢荆公道子瞻既不肯考老夫老夫却不好僭妄也罷叫徐倫把書房中書櫥

盡數與我開了，左右二十四櫥，書皆積滿。但憑於左，右櫥內，上中下三層，取書一冊，不拘前後，念上文一句，老夫答下句，不來，就算老夫無學。東坡暗想道：這老甚迂闊，難道這些書都記在腹內？雖然如此，不好去考他。答應道：這箇晚學生不敢。荆公道：咳，道不得箇恭敬，不如從命了。東坡使乖，只揀塵灰多處，料久不看也，忘記了，任意抽書一本，未見簽題，揭開居中，隨口念一句道：如意君安樂否？荆公接口道：竊已啖之矣。可是東坡道正是荆公取過書來問道：這句書怎麼講？東坡不會看得書上詳細，暗想唐人譏則天

殺人

后曾稱薛敖曹爲如意君，或者差人問候，曾有此言，只是下文說竊已啖之矣，文理却接上面不來。沉吟了一會，又想道：不要惹這老頭兒，千虛不如一實。答應道：晚學生不知荆公道這也不是什麼秘書，如何就不曉得？這是一樁小故事。漢末靈帝時，長沙郡武岡山後有一狐穴，深入數丈，內有九尾狐狸二頭，日久年深，皆能變化，時常化作美婦人，遇着男子往來，誘入穴中行樂，小不如意，分而食之。後有一人，姓劉名重，善於採戰之術，入山採藥，被二妖所擄，夜晚求懽，劉重用抽添火候工夫，枕席之間，二狐快樂，稱爲

如意君大狐出山打食則小狐看守小狐出山則大狐亦如之日就月將並無忌憚酒後露其本形劉璽有恐怖之心精力衰倦一日大狐出山打食小狐在穴求其雲雨不果其欲小狐大怒生啖劉璽於腹內大狐回穴心記劉生問道如意君安樂否小狐答道竊已啖之矣二狐相爭追逐滿山喊叫樵人竊聽遂得其詳記於漢末全書子瞻想未涉獵東坡道老太師學問淵深非晚輩淺學可及荆公微笑道這也算考過老夫了老夫還席也要考子瞻一考子瞻休得吝教東坡道求老太師命題平易荆公道考別件事

又道老夫作難久聞子瞻善於作對今年閏了箇八月正月立春十二月又是立春是箇兩頭春老夫就將此爲題出句求對以觀子瞻妙才命童兒取紙筆過來荆公寫出一對道

一歲二春雙八月人間兩度春秋

東坡雖是妙才這對出得蹊蹊一時尋對不出羞顏可掬面皮通紅了荆公問道子瞻從湖州至黃州可從蘇州潤州經過麼東坡道此是便道荆公道蘇州金閶門外至於虎丘這一帶路叫做山塘約有七里之遙其半路名爲半塘潤州古名鐵甕城臨於大江

有金山銀山玉山這叫做三山俱有佛殿僧房想子瞻都曾遊覽東坡答應道是荆公道老夫再將蘇潤二州各出一對求子瞻對之蘇州對云
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

潤州對云

鐵。甕。城。西。金。玉。銀。山。三。寶。地。

東坡思想多時不能成對只得謝罪而出荆公曉得東坡受了些腌臢終惜其才明日奏過神宗天子復了翰林學士之職後人評這篇話道以東坡天才尚然三被荆公所屈何況才不如東坡者因作詩戒

此老畢竟
處心還好

世二云

項托曾為孔子師

荆公反把子瞻嗤

為人第一謙虛好

學問茫茫無盡期

第三卷

第四卷

拘。相。公。飲。恨。半。山。堂。

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天
何必愁腸千萬結放心寬莫量窄古今興廢言不
徹金谷繁華眼底塵淮陰事業鋒頭血臨潼會上
膽氣消丹陽縣裏簫聲絕時來弱草勝春花運去
精金遜頑鐵逍遙快樂是便宜到老方知滋味別
粗衣澹飯足家常養得浮生一世拙

開話已畢未入正文且說唐詩四句

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使當年身便死

一生真偽有誰知

此詩大抵說人品有真有偽，須要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第一句說周公，那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少子，有聖德，輔其兄武王伐商，定了周家八百年天下。武王病，周公爲冊文告天，願以身代，藏其冊於金匱，無人知之。以後武王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抱成王於膝，以朝諸侯，有庶兄管叔、蔡叔將謀不軌，心思周公反布散流言，說周公欺侮幼主，不久篡位。成王疑之，周公辭了相位，避居東國，心懷恐懼。一日天降大風，疾雷擊開金匱，成王見了冊文，方知周公之忠。

迎歸相位，誅了管叔、蔡叔，周室危而復安。假如管叔、蔡叔流言方起，說周公有反叛之心，周公一病而亡，金匱之文未開，成王之疑未釋，誰人與他分辨？後世却不把好人當做惡人。第二句說王莽，王莽字巨君，乃西漢平帝之舅，爲人奸詐，自恃椒房寵勢，相國威權，陰有篡漢之意，恐人心不服，乃折節謙恭，尊禮賢士，假行公道，虛張功業，天下郡縣稱莽功德者，共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莽知人心歸已，乃醜平帝，遷太后自立爲君，改國號曰新。一十八年，直至南陽，劉文叔起兵復漢，被誅。假如王莽早死了十八年，

却不是完名全節一箇賢宰相垂之史冊不把惡人當做好人麼所以古人說日久見人心又道蓋棺論始定不可以一時之譽斷其爲君子不可以一時之謗斷其爲小人有詩爲證

毀譽從來不可聽

是非終久自分明

一時輕信人言語

自有明人話不平

如今說先朝一箇宰相他在下位之時也着實有名有譽的後來大權到手任性胡爲做錯了事惹得萬口唾罵飲恨而終假若有名譽的時節一箇瞌睡死去了不醒人還千惜萬惜道國家沒福恁般一箇好

人未能大用不盡其才却到也留名於後世及至萬口唾罵時就死也遲了這到是多活了幾年的不是那位宰相是誰在那一箇朝代這朝代不近不遠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間一箇首相姓王名安石臨川人也此人目下十行書窮萬卷名臣文彥博歐陽脩曾鞏韓維等無不奇其才而稱之方及二旬一舉成名初任浙江慶元府鄞縣知縣興利除害大有能聲轉在揚州僉判每讀書達旦不寐日已高聞太守坐堂多不及盥漱而往時揚州太守乃韓魏公名琦者見安石頭面垢汗知未盥漱疑其夜飲勸以勤學安石

自難得

謝教絕不分辨。後韓魏公察聽他徹夜讀書，心甚異之。更誇其美。陞江寧府知府，賢聲愈著。直達帝聰，正是

只因前段好

誤了後來人

神宗天子勵精圖治，聞王安石之賢，特召為翰林學士。天子問為治何法，安石以堯舜之道為對。天子大悅，不二年拜為首相，封荆國公。舉朝以為臯夔復出。伊周再生，同聲相慶。惟李承之見安石雙眼多白，謂是奸邪之相。他日必亂天下。蘇老泉見安石衣服垢敝，經月不洗面，以為不近人情，作辨奸論以刺之。此

一是面相
一是貌相
且有唯何

兩箇人是獨得之見。誰人肯信不在話下。安石既為首相，與神宗天子相知，言聽計從，立起一套新法來。那幾件新法：

- 農田法 水利法 青苗法 均輸法 保甲法
- 免役法 市易法 保馬法 方田法 免行法

專聽一箇小人，姓呂名惠卿，及伊子王雱朝夕商議，斥逐忠良，拒絕直諫。民間怨聲載道。天變迭興，荆公自以為是，復倡為三不足之說。

天變不足畏 人言不足恤 祖宗之法不足守
因他性子執拗，主意一定，佛菩薩也勸他不轉。人皆

為惡者可
轉而之善

惟執初者
必不轉所
以其惡更
甚

呼為拘相公。文彥博韓琦許多名臣先誇佳說好的，到此也自悔失言，一箇箇上表爭論不聽，辭官而去。自此持新法益堅，祖制紛更，萬民失業。一日愛子王雱病疽而死，荆公痛思之甚，招天下高僧設七七四十九日齋醮，薦度亡靈。荆公親自行香拜表，其日第四十九日齋醮已完，漏下四鼓，荆公焚香送佛，忽然昏倒於拜壇之上，左右呼喚不醒。到五更如夢初覺，口中道詫異詫異，左右扶進中門，吳國夫人命丫鬟接入內寢，問其緣故。荆公眼中垂淚道：適纔昏憤之時，恍恍惚惚到一箇去處，如大官府之狀，府門尚閉。

見吾兒王雱荷巨枷約重百斤，力殊不勝，蓬首垢而流血滿體，立於門外，對我哭訴其苦。道陰司以兒父久居高位，不思行善專一，任性執拗，行青苗等新法，蠹國害民，怨氣騰天，兒不幸陽祿先盡，受罪極重，非齋醮可解。父親宜及蚤回頭，休得貪戀富貴，說猶未畢，府中開門，吆喝驚醒回來。夫人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妾亦聞外面人言籍籍，歸怨相公，相公何不急流勇退，早去一日也，省了一日的呪詈。荆公從夫人之言，一連十來道表章告病辭職，天子風聞外邊公論，亦有厭倦之意，遂從其請，以使相判江寧府。

故宋時凡宰相解位都要帶箇外任的職銜到那地方資祿養老不必管事荆公想江寧乃金陵古蹟之地六朝帝王之都江山秀麗人物繁華足可安居甚是得意夫人臨行盡出房中釵釧衣飾之類及所藏寶玩約數千金布施各菴院寺觀打醮焚香以資亡兒王雱冥福擇日辭朝起身百官設餞送行荆公托病都不相見府中有一親吏姓江名居甚會答應荆公只帶此一人與僮僕隨家眷同行東京至金陵都有水路荆公不用官船微服而行駕一小艇出黃河汜流而下將次開船荆公喚江居及衆僮僕分付我

雖宰相今已掛冠而歸凡一路馬頭歇船之處有問我何姓何名何官何職汝等但言過往遊客切莫對他說實話恐驚動所在官府前來迎送或起夫防護騷擾居民不便若或洩漏風聲必是汝等需索地方常例詐害民財吾若知之必皆重責衆人都道謹領鈞旨江居稟道相公白龍魚服隱姓潛名倘或途中小輩不識高低有毀謗相公者何以處之荆公道常言宰相腹中撐得船過從來人言不足恤言吾善者不足爲喜道吾惡者不足爲怒只當耳邊風過去便了切莫攬事江居領命并曉諭水手知悉自此水路

無話不覺二十餘日已到鍾離地方荆公原有痰火
症住在小舟多日情懷抑鬱火症復發思欲舍舟登
陸觀看市井風景少舒愁緒分付管家道此去金陵
不遠你可小心伏侍夫人家眷從水路由瓜步淮揚
過江我從陸路而來約到金陵江口相會安石打發
家眷開船自己只帶兩箇僮僕并親吏江居主僕共
是四人登岸

只因水陸舟車擾

斷送南來北往人

江居稟道相公陸行必用脚力還是拿釣帖到縣驛
取討還是自家用錢催賃荆公道我分付在前不許

驚動官府只自家催賃便了江居道若自家催賃須
要投箇主家當下僮僕携了包裹江居引荆公到一
箇經紀人家來主人迎接上坐問道客官要往那里
去荆公道要往江寧欲覓肩輿一乘或驢或馬三匹
卽刻便行主人道如今不比當初忙不得哩荆公道
爲何主人道一言難盡自從拘相公當權創立新法
傷財害民戶口逃散雖畱下幾戶窮民只好奔走官
差那有空役等催况且民窮財盡百姓饔餐不飽沒
閒錢去養馬騾就有幾頭也不勾差使客官坐穩我
替你抓尋去尋得下莫喜尋不來莫怪只是比往常

一倍錢要兩倍哩。江居問道：你說那拘相公是誰？主人道：叫做王安石。聞說一雙白眼睛，惡人自有惡相。荆公垂下眼皮，叫江居莫管別人家閒事。主人去了多時，來回復道：轎夫只許你兩箇，要三箇也不能勾。沒有替換，却要把四箇人的夫錢催他。馬是沒有，止尋得一頭騾，一箇叫驢。明日五鼓到我店裏，客官將就去得時，可付些銀子與他。荆公聽了前番許多惡話，不耐煩，巴不得走路。想道：就是兩箇夫子，緩緩而行，也罷。只是少一箇頭口，沒奈何，把一匹與江居坐。那一匹教他兩箇輪流坐罷。分付江居，但憑主人定價，不要與他計較。江居把銀子稱付主人。日光尚早，荆公在主人家悶不過，喚童兒跟隨，走出街市開行。果然市井蕭條，店房稀少。荆公暗暗傷感，步到一箇茶坊，到也潔淨。荆公走進茶坊，正欲喚茶，只見壁間題一絕句云：

二
次
了

祖宗制度至詳明
百載餘黎樂太平
白眼無端偏固執
紛紛變亂拂人情

後款云：無名子慨世之作。荆公默然無語，連茶也沒與喫了。慌忙出門，又走了數百步，見一所道院。荆公道：且去隨喜一回。消遣則箇走進大門，就是三間廟。

字荆公正欲瞻禮，尚未跨進殿楹，只見朱壁外面粘着一幅黃紙紙上有詩句

五葉明良致太平

相君何事苦紛更

既言堯舜宜為法

當效伊周輔聖明

排盡舊臣居散地

儘為新法悞蒼生

翻思安樂窩中老

先識天津杜宇聲

先前英宗皇帝時有一高士姓邵名雍別號堯夫精於數學通天徹地自名其居為安樂窩常與客遊洛陽天津橋上聞杜宇之聲歎道天下從此亂矣客問其故堯夫答道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

地氣自南而北洛陽舊無杜宇今忽有之乃地氣自南而北之徵不久天子必用南人為相變亂祖宗法度終宋世不得太平這箇兆正應在王安石身上荆公默誦此詩一遍問香火道人此詩何人所作沒有落款道人道數日前有一道侶到此索紙題詩粘於壁上說是罵什麼拘相公的荆公將詩紙揭下藏於袖中默然而出回到主人家悶悶的過了一夜五鼓雞鳴兩名夫和一箇趕脚的牽着一頭騾一箇叫驢都到了荆公素性不十分梳洗上了肩輿江居乘了驢子讓那騾子與僮僕兩箇更換騎坐約行四十餘

里日光將午到一村鎮江居下了驢走上一步稟道
相公該打中火了。荆公因痰火病發隨身扶手帶得
有清肺乾糕及丸藥茶餅等物分付手下只取沸湯
一甌來你們自去喫飯荆公將沸湯調茶用了點心
衆人喫飯兀自未了荆公見屋傍有箇坑廁討一張
毛紙走去登東只見坑廁土牆上白石灰畫詩八句

初知鄞邑未陞時

爲負虛名衆所推

蘇老辨姦先有識

李丞劾奏已前知

斥除賢正專威柄

引進虛浮起禍基

最恨邪言三不足

千年流毒臭聲遺

荆公登了東觀箇空就左脚脫下一隻方舄將舄底
向土牆上抹得字跡糊塗方纔罷手衆人中火已畢
荆公復上肩輿而行又三十里遇一驛舍江居稟道
這官舍寬敞可以止宿荆公道昨日叮嚀汝輩是甚
言語今宿於驛亭豈不惹人盤問還到前村擇僻靜
處民家投宿方爲安穩又行五里許天色將晚到一
村家竹籬茅舍柴扉半掩荆公叫江居上前借宿江
居推扉而入內一老叟扶杖走出問其來由江居道
某等遊客欲暫宿尊居一宿房錢依例奉納老叟道
但隨官人們尊便江居引荆公進門與主人相見老

五次了

叟延荆公上坐見江居等三人侍立知有名分請到側屋裏另坐老叟安排茶飯去了荆公看新粉壁上有大書律詩一首詩云

文章謾說自天成

曲學偏邪識者輕

強辨鶉刑非正道

誤餐魚餌豈真情

姦謀已遂生前志

執拘空遺死後名

親見亡兒陰受梏

始知天理報分明

荆公閱畢慘然不樂須臾老叟搬出飯來從人都飽餐荆公也畧用了些問老叟道壁上詩何人寫作老叟道往來遊客所書不知名姓公俛首尋思我曾辨

六次了

帛勒為鶉刑及誤餐魚餌二事人頗曉得只亡兒陰府受梏事我單對夫人說竝沒第二人得知如何此詩言及好怪好怪荆公因此詩末句刺着他痛心之處狐疑不已因問老叟高壽幾何老叟道年七十八了荆公又問有幾位賢郎老叟撲簌簌淚下告道有四子都死了與老妻獨居於此荆公道四子何為俱歿老叟道十年以來苦為新法所害諸子應門或歿於官或喪於途老漢幸年高得以苟延殘喘倘若少壯也不在人世了荆公驚問新法有何不便乃至於此老叟道官人只看壁間詩可知矣自朝廷用王安

奉上虎下四字說盡
朱世有司
歸

石為相變易祖宗制度專以聚斂為急拒諫飾非驅忠立佞始設青苗法以虐農民繼立保甲助役保馬均輸等法紛紜不一官府奉上而虐下日以箠掠為事吏卒夜呼於門百姓不得安寢棄產業携妻子逃於深山者日有數十此村百有餘家今所存八九家矣寒家男女共一十六口今只有四口僅存耳說罷淚如雨下荆公亦覺悲酸又問道有人說新法便民老丈今言不便願聞其詳老叟道王安石執拗民間稱為拗相公若言不便便加怒貶說便便加陞擢凡說新法便民者都是謠佞輩所為其寔害民非淺且

如保甲上番之法民家每一丁教兩於場又以一丁朝夕供送雖說五日一教那做保正的日子聚於教場中受賄方釋如沒賄賂只說武藝不熟拘之不放以致農時俱廢往往凍餒而死言畢問道如今那拘相公何在荆公哄他道見在朝中輔相天子老叟唾地大罵道這等奸邪不行誅戮還要用他公道何在朝廷為何不相了韓琦富弼司馬光呂誨蘇軾諸君子而偏用此小人乎江居等聽得客坐中誼讓之聲走來看時見老叟說話太狠咤叱道老人家不可亂言倘王丞相聞知此語獲罪非輕了老叟矍然怒起道

如保甲上番之法民家每一丁教兩於場又以一丁朝夕供送雖說五日一教那做保正的日子聚於教場中受賄方釋如沒賄賂只說武藝不熟拘之不放以致農時俱廢往往凍餒而死言畢問道如今那拘相公何在荆公哄他道見在朝中輔相天子老叟唾地大罵道這等奸邪不行誅戮還要用他公道何在朝廷為何不相了韓琦富弼司馬光呂誨蘇軾諸君子而偏用此小人乎江居等聽得客坐中誼讓之聲走來看時見老叟說話太狠咤叱道老人家不可亂言倘王丞相聞知此語獲罪非輕了老叟矍然怒起道

快心快心

吾年近八十，何畏一死。若見此姦賊，必手刃其頭，剗其心肝而食之。雖赴鼎鑊，刀鋸亦無恨矣。眾人皆吐舌縮項，荆公面如死灰，不敢答言。起立庭中，對江居說道：月明如晝，還宜趕路。江居會意，去還了老叟飯錢，安排驕馬。荆公舉手與老叟分別，老叟笑道：老拙自罵姦賊，王安石與官人何干，乃拂然而去。莫非官人與王安石有甚親故麼？荆公連聲答道：沒有，沒有。荆公登輿，分付快走。從者跟隨踏月而行，又走十餘里，到樹林之下，只有茅屋三間，並無鄰比。荆公道：此頗幽寂，可以息勞。命江居叩門，內有老嫗啓扉。江居

更妙

亦告以遊客貪路，錯過邸店，特來借宿。來早奉謝老嫗，指中一間屋道：此處空在，但宿何妨？只是草房窄狹，放不下驕馬。江居道：不妨，我有道理。荆公降輿入室，江居分付將驕子置於簷下，騾驢放在樹林之中。荆公坐於室內，看那老嫗時，衣衫藍縷，鬢髮蓬鬆，草舍泥墻，頗為潔淨。老嫗取燈火安置，荆公自去睡了。荆公見廳間有字，携燈看時，亦是律詩八句，詩云：

生已沽名銜氣豪，
既無好語遺吳國，
四野逃亡空白屋。

死猶虛偽惑兒曹，
却有浮辭誑葉濤，
千年嗔恨說青苗。

想因過此來親觀

一夜愁添雪鬢毛

荆公閱之如萬箭攢心，好生不樂。想道：「一路來茶坊道院，以至村鎮人家，處處有詩譏誚。這老嫗獨居誰人到此，亦有詩句，足見怨詞詈語遍於人間矣。那第二聯說吳國乃吾之夫人也，葉濤是吾故友。此二句詩意猶不可解。欲喚老嫗問之，聞隔壁打鼾之聲，江居等馬上辛苦俱已睡去。荆公展轉尋思，撫膺頓足懊悔不迭。想道：「吾只信福建子之言，道民間甚便新法，故吾違衆而行之焉。知天下怨恨至此，此皆福建子悞我也。」呂惠卿是閩人，被荆公呼為福建子。是夜

祝

荆公長吁短歎，和衣偃臥，不能成寐。吞聲暗泣，兩袖皆沾溼了。將次天明，老嫗起身，蓬着頭，同一赤腳蠢婢，趕二猪出門外。婢携糠粃，老嫗取水用木杓攪於木盆之中，口中呼囉囉，拗相公來。二猪聞呼，就盆喫食。婢又呼雞，甯甯甯，王安石來。羣雞俱至。江居和衆人看見，無不驚訝。荆公心愈不樂。因問老嫗道：「老人家何為呼雞豕之名如此？」老嫗道：「官人難道不知，王安石即當今之丞相，拗相公是他的渾名。自王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擾民，老妾二十年孀婦，子媳俱無，止與一婢同處。婦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

此等入言
難道亦不
足惜乎

等錢錢既出了，差役如故。老妾以桑麻為業，蠶未成眠，便預借絲錢用了。麻未上機，又借布錢用了。桑麻失利，只得畜猪養雞，等候吏胥里保來徵役錢。或在他家，或烹來款待他，自家不曾嘗一塊肉。故此民間怨恨新法，入於骨髓。畜養雞豕，都呼為拘相公。王安石把王安石當做畜生，今世沒奈何，他後世得他變為異類，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荆公暗暗垂淚，不敢開言。左右驚訝，荆公容顏改變，索鏡自照，只見鬚髮俱白，兩目皆腫。心下淒慘，自己憂恚所致。思想一夜愁添雪鬢毛之句，豈非數乎。命江居取錢謝了。

老嫗收拾起身，江居走到輿前，稟道：相公施美政於天下，愚民無知，反以為怨。今宵不可再宿村舍，還是驛亭官舍，省些閒氣。荆公口雖不答，點頭道：是。上路多時，到一郵亭，江居先下驢，扶荆公出轎，升亭而坐。安排蚤飯，荆公看亭子壁間，亦有絕句二首。第一首云：

富韓司馬總孤忠，
只把惠卿心腹待。

懇諫良言過耳風，
不知殺羿是逢蒙。

第二首云：

高談道德口懸河，

變法誰知有許多。

他日命衰時敗後

人非鬼責奈愁何

荆公看罷艷然大怒喚驛卒問道何物狂夫敢毀謗朝政如此有一老卒應道不但此驛有詩是處皆有留題也荆公問道此詩爲何而作老卒道因王安石立新法以害民所以民恨入骨近聞得安石辭了相位判江寧府必從此路經過蚤晚常有村農數百在此左近伺候他來荆公道伺候他來要拜謁他麼老卒笑道仇怨之人何拜謁之有衆百姓持白挺候他到時打殺了他分而啖之耳荆公大駭不等飯熟趨出郵亭上轎江居喚衆人隨行一路只買乾糧充饑荆

公更不出轎分付兼程趕路直至金陵與吳國夫人相見羞入江寧城市乃卜居於鍾山之半名其堂曰半山荆公只在半山堂中看經佞佛冀消罪愆他原是過目成誦極聰明的人一路所見之詩無字不記私自寫出與吳國夫人看之方信亡兒王雱陰府受罪非偶然也以此終日憂憤痰火大發兼以氣膈不能飲食延及歲餘奄奄待盡骨瘦如柴支枕而坐吳國夫人在傍墮淚問道相公有甚好言語分付荆公道夫婦之情偶合耳我死更不須掛念只是散盡家財廣修善事便了言未已忽報故人葉濤特來問疾

夫人迴避荆公請葉濤床頭相見執其手囑道君聰明過人宜多讀佛書莫作沒要緊文字徒勞無益王其一生枉費精力欲以文章勝人今將死之時悔之無及葉濤安慰道相公福壽正遠何出此言荆公歎道生死無常老夫只恐大限一至不能發言故今日為君叙及此也葉濤辭去荆公忽然想起老嫗草舍中詩句第二聯道

既無好語遺吳國

却有浮詞誑葉濤

今日正應其語不覺撫髀長歎道事皆前定豈偶然哉作此詩者非鬼即神不然如何曉得我未來之事

高口罵猶未足以自罵結局

吾被鬼神誚讓如此安能久於人世乎不幾日疾革發謔語將手批頰自罵道王某上負天子下負百姓罪不容誅九泉之下何面目見唐子方諸公平一連罵了三日嘔血數升而死那唐子方名介乃是宋朝一箇直臣苦諫新法不便安石不聽也是嘔血而死的。一般樣死比王安石死得有名聲。至今山間人家尚有呼猪為拘相公者。後人論宋朝元氣都為熙寧變法所壞。所以有靖康之禍。有詩為證

熙寧新法諫書多
不是此番元氣耗

執拘行私奈爾何
虜軍豈得渡黃河

用其才
真是可惜

又有詩惜荆公之才

好箇聰明介甫翁

可憐覆餗因高位

高才歷任有清風

只合終身翰苑中

第四卷

第五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毛寶放龜懸大印

世人盡說天高遠

宋郊渡蟻占高魁

誰識陰功暗裏來

話說浙江嘉興府長水塘地方有一富翁姓金名鐘

家財萬貫世代都稱員外性至慳吝平生常有五恨

那五恨

一恨天

二恨地

三恨自家

四恨爹娘

五恨皇帝

恨天者恨他不常常六月夏多了秋風冬雪使人怕

冷、不、免、費、錢、買、衣、服、來、穿、恨、地、者、恨、他、樹、木、生、得、不、
 湊、趣、若、是、湊、趣、生、得、齊、整、如、意、樹、本、就、好、做、屋、柱、枝、
 條、大、者、就、好、做、梁、細、者、就、好、做、椽、却、不、省、了、匠、人、工、
 作、恨、自、家、者、恨、肚、皮、不、會、作、家、一、日、不、喫、飯、就、餓、將、
 起、來、恨、爹、娘、者、恨、他、遺、下、許、多、親、眷、朋、友、來、時、未、免、
 費、茶、費、水、恨、皇、帝、者、我、的、祖、宗、分、授、的、田、地、却、要、他、
 來、收、錢、糧、不、止、五、恨、還、有、四、願、願、得、四、般、物、事、那、四、
 般、物、事、

- 一、願、得、鄧、家、銅、山、
- 二、願、得、郭、家、金、穴、

三、願、得、石、崇、的、聚、寶、盆、
 四、願、得、呂、純、陽、祖、師、點、石、為、金、這、個、手、指、頭、

因、有、這、四、願、五、恨、心、常、不、足、積、財、聚、穀、日、不、暇、給、真、
 個、是、數、米、而、炊、稱、柴、而、爨、因、此、鄉、里、起、他、一、個、異、名、
 叫、做、金、冷、水、又、叫、金、剝、皮、尤、不、喜、者、是、僧、人、世、間、只、
 有、僧、人、討、便、宜、他、單、會、布、施、俗、家、的、東、西、再、沒、有、反、
 布、施、與、俗、家、之、理、所、以、金、冷、水、見、了、僧、人、就、是、眼、中、
 之、釘、舌、中、之、刺、他、住、居、相、近、處、有、個、福、善、菴、金、員、外、
 生、年、五、十、從、不、曉、得、在、菴、中、破、費、一、文、的、香、錢、所、喜、
 渾、家、單、氏、與、員、外、同、年、同、月、同、日、只、不、同、時、他、偏、喫、

齋好善，金員外喜他的是喫齋，惱他的是好善，因四十歲上尚無子息，單氏瞞過了丈夫，將自己釵梳二十餘金，布施與福善庵老僧，教他粧佛誦經，祈求子嗣。佛門有應，果然連生二子，且是俊秀。因是福善庵祈求來的，大的小名福兒，小的名善兒。單氏自得了二子之後，時常瞞了丈夫，偷柴偷米，送與福善庵供養那老僧。金員外偶然察聽了些風聲，便去呪天罵地，夫妻反目，直聒得一個不耐煩。方休如此，也非止一次，只爲渾家也是個硬性，鬧過了，依舊不理。其年夫妻齊壽，皆當五旬。福兒年九歲，善兒年八歲，踏

佛福小八

肩生下來的，都已上學讀書，十全之美。到生辰之日，金員外恐有親朋來賀壽，預先躲出。單氏又湊些私房銀兩，送與庵中打一壇齋醮。一來爲老夫婦齊壽，二來爲兒子長大了，還愿心。日前也曾與丈夫說過來，丈夫不肯，所以只得私房做事。其夜和尚們要鋪設長生佛燈，叫香火道人至金家，問金阿媽要幾斗糙米。單氏偷開了倉門，將米三斗付與道人去了。隨後金員外回來，單氏還在倉門口封鎖，被丈夫窺見了，又見地下狼籍些米粒，知是私房做事，欲要爭嚷。心下想道：今日生辰好日，况且東西去了，也討不轉。

來乾拌去了涎沫，只推不知，忍住這口氣，一夜不睡。左思右想，道：「耐耐這賊禿，常時來蒿惱我家，到是我看家的一個耗鬼，除非那禿驢死了，方絕其患，恨無計策。到天明時，老僧携着一個徒弟，來回覆醮事，原來那和尚也怕見金冷水，且站在門外，張望金老早已瞧見，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取了幾文錢，從側門走出市心，到山藥鋪裏贖些砒霜，轉到賣點心的王三郎店裏，王三郎正蒸着一籠熟粉，擺一碗糖餡，要做餅子，金冷水袖裏摸出八文錢，撒在櫃上道：「三郎收了錢，大些的餅子與我做四個，餡却不要下少了，你

只捏着窩兒，等我自家下餡，則個王三郎口雖不言，心下想道：「有名的金冷水，金剝皮，自從開這幾年點心鋪子，從不見他家半文之面，今日好利市，也撰他八個錢，他是好便宜的，便等他多下些餡去，扳他下次主顧。」王三郎向籠中取出雪團樣的熟粉，真個捏做窩兒，遞與金冷水，說道：「員外請尊便。」金冷水却將砒霜末悄悄的撒在餅內，然後加餡，做成餅子，如此一連做了四個，熱烘烘的放在袖裏，離了王三郎店，望自家門首踱將進來。那兩個和尚正在廳中喫茶，金老欣然相揖，揖罷，入內對渾家道：「兩個師父侵早

惡甚

到來恐怕肚裏饑餓，適纔鄰舍家邀我喫點心，我見餅子熱得好，袖了他四個來，何不就請了兩個師父？單氏深喜丈夫回心向善，取個朱紅碟子，把四個餅子裝做一碟，叫丫鬟托將出去。那和尚見了，員外回家不敢久坐，已無心喫餅了。見丫鬟送出來，知是阿媽美意，也不好虛得將四個餅子裝做一袖，叫聲呼噪出門回庵而去。金老暗暗歡喜，不在話下。却說金家兩個學生在社學中讀書，放了學時常到庵中頑耍。這一晚又到庵中，老和尚想道：金家兩位小官人時常到此，沒有什麼請得他。今早金阿媽送我四個

餅子，還不會動，放在櫥櫃裏，何不將來煨熱了請他喫一杯茶。當下分付徒弟在櫥櫃裏取出四個餅子，廚房下煨得焦黃，熱了兩杯濃茶，擺在房裏，請兩位小官人喫茶。兩個學生頑耍了半晌，正在肚饑，見了熱騰騰的餅子，一人兩個都喫了，不喫時猶可喫了呵，分明是

一塊火燒着心肝

萬桿鎗攢却腹肚

兩個一時齊叫肚疼，跟隨的學童慌了，要扶他回去。奈兩個疼做一堆，跑走不動。老和尚也着了忙，正不知什麼意故，只得叫徒弟一人背了一個學童，隨着

送回金号，外家二僧自去了。金家夫婦這一驚非小，慌忙叫學童問其緣故。學童道：「方纔到福善庵喫了四個餅子，便叫肚疼起來。那老師父說：『這餅子原是我家今早把與他喫的，他不捨得喫，將來恭敬兩位小官人。』金員外情知蹺蹊了，只得將砒霜實情對阿媽說知。單氏心下越慌了，便把凉水灌他，如何灌得醒，須臾七竅流血，嗚呼哀哉！做了一對殤鬼。單氏千難萬難，祈求下兩個孩兒，却被丈夫不仁，自家毒死了。待要廝罵一場，也是枉然。氣又忍不過，苦又熬不過，走進內房，解下束腰羅帕，懸梁自縊。金員外哭了。」

兒子一場，方纔收淚，到房中與阿媽商議說話。見祭上這件打鞦韆的東西，唬得半死，登時就得病上床，不勾七日也死了。金氏族家平昔恨那金冷水，金剝皮，慳吝此時天賜其便，大大小小都蜂擁而來，將家私搶個罄盡。此乃萬貫家財有名的金員外，一個終身結果，不好善而行惡之報也。有詩為證：

餅內砒霜那得知，害人蓄害自家兒。

舉心動念天知道，果報昭彰豈有私。

方纔說金員外只為行惡上，拆散了一家骨肉。如今再說一個人，單為行善上，周全了一家骨肉。正是：

善惡相形

禍福自見

戒人作惡

勸人爲善

話說江南常州府無錫縣東門外有個小戶人家兄弟三人大的叫做呂玉第二的叫做呂寶第三的叫做呂珍呂玉娶妻王氏呂寶娶妻楊氏俱有姿色呂珍年幼未娶王氏生下一個孩子小名喜兒方纔六歲跟鄰舍家兒童出去看神會夜晚不回夫妻兩個煩惱出了一張招子街坊上叫了數日全無影響呂玉氣悶在家裡坐不過向大戶家借了幾兩本錢往太倉嘉定一路收些綿花布疋各處販賣就便訪問

兒子消息每年正二月出門到八九月回家又收新貨走了四個年頭雖然趁些利息眼見得兒子沒有尋處了日夕心慢也不在話下到第五個年頭呂玉別了王氏又去做經紀何期中途遇了個大本錢的布商談論之間知道呂玉買賣中通透拉他同往山西脫貨就帶雜貨轉來發賣於中有些用錢相謝呂玉貪了蠅頭微利隨着去了及至到了山西發貨之後遇着連歲荒歉討賒帳不起不得脫身呂玉少年久曠也不免行戶中走了一兩遍走出一身風流瘡服藥調治無面回家捱到三年瘡纔痊好討清了帳

目那布商因爲稽遲了呂玉的歸期加倍酬謝呂玉得了些利物等不得布商收貨完備自己販了些粗細絨褐相別先回一日早晨行至陳留地方偶然去坑厠出恭見坑板上遺下個青布搭膊檢在手中覺得沉重取回下處打開看時都是白物約有二百金之數呂玉想道這不意之財雖則取之無礙倘或失主追尋不見好大一場氣悶古人見金不取拾帶重還我今年過三旬尚無子嗣要這橫財何用忙到坑厠左近伺候只等有人來抓尋就將原物還他等了一日不見人來次日只得起身又行了五百餘里到

南宿州地方其日天晚下一個客店遇着一個同下的客人閒論起江湖生意之事那客人說起自不小心五日前侵晨到陳留縣解下搭膊登東偶然官府在街上過心慌起身却忘記了那搭膊裏面有二百兩銀子直到夜裏脫衣要睡方纔省得想着過了一日自然有人拾去了轉去尋覓也是無益只得自認悔氣罷了呂玉便問老客尊姓高居何處客人道在下姓陳祖貫徽州今在揚州開上開個糧食舖子敢問老兄高姓呂玉道小弟姓呂是常州無錫縣人揚州也是順路相送尊兄到彼奉拜客人也不知詳細

此商亦是
送者

警世通言 卷五
答應道若肯下顧最好次早二人作伴同行不一日
來到揚州開口呂玉也到陳家鋪子登堂作揖陳朝
奉看坐獻茶呂玉先題起陳留縣失銀子之事盤問
他搭膊模樣是個深藍青布的一頭有白線緝一個
陳字呂玉心下曉然便道小弟前在陳留拾得一個
搭膊到也相像把來與尊兄認看陳朝奉見了搭膊
道正是搭膊裏面銀兩原封不動呂玉雙手遞還陳
朝奉陳朝奉過意不去要與呂玉均分呂玉不肯陳
朝奉道便不均分也受我幾兩謝禮等在下心安呂
玉那裏肯受陳朝奉感激不盡慌忙擺飯相款思想

難得呂玉這般好人還金之恩無門可報自家有十
二歲一個女兒要與呂君板一脉親往來第不知他
有兒子否飲酒中間陳朝奉問道恩兄令郎幾歲了
呂玉不覺掉下淚來答道小弟只有一兒七年前爲
看神會失去了至今並無下落荆妻亦別無生育如
今回去意欲尋個螟蛉之子出去幫扶生理只是難
得這般奏巧的陳朝奉道舍下數年之間將三兩銀
子買得一個小廝頗頗清秀又且乖巧也是下路人
帶來的如今一十三歲了伴着小兒在學堂中上學
恩兄若看得中意時就送與恩兄伏侍也當我一點

薄敬呂玉道若肯相借當奉還身價陳朝奉道說那
星話來只恐恩兄不用時小弟無以爲情當下便教
掌店的去學堂中喚喜兒到來呂玉聽得名字與他
兒子相同心中疑惑須臾小廝喚到穿一領蕪湖青
布的道袍生得果然清秀習慣了學堂中規矩見了
呂玉朝上深深唱個喏呂玉心下便覺得歡喜仔細
認出兒子面貌來四歲時因跌損左邊眉角結一個
小疤兒有這點可認呂玉便問道幾時到陳家的那
小廝想一想道有六七年了又問他你原是那裏人
誰賣你在此那小廝道不十分詳細只記得爹叫做

呂大還有兩個叔叔在家娘姓王家在無錫城外小
時被人騙出賣在此間呂玉聽罷便抱那小廝在懷
叫聲親兒我正是無錫呂大是你的親爹了失了你
七年何期在此相遇正是

水底撈針針已得

掌中失寶寶重逢

筵前相抱慙慙認

猶恐今朝是夢中

小廝眼中流下淚來呂玉傷感自不必說呂玉起身
拜謝陳朝奉道小兒若非府上收留今日安得父子重
會陳朝奉道恩兄有還金之盛德天遣尊駕到寒舍
父子團圓小弟一向不知是令郎甚愧怠慢呂玉又

叫喜兒拜謝了陳朝奉。陳朝奉定要還拜，呂玉不肯。再三扶住，受了兩禮，便請喜兒坐於呂玉之傍。陳朝奉開言，承恩兄相愛，學生有一女，年方十二歲，欲與令郎結絲蘿之好。呂玉見他情意真懇，謙讓不得，只得依允。是夜父子同榻而宿，說了一夜的說話。次日，呂玉辭別，要行。陳朝奉留住，另設個大席面管待。新親家新女婿，就當送行。酒行數巡，陳朝奉取出白金二十兩，向呂玉說道：「賢婿一向在舍有慢，今奉些須薄禮相贖，權表親情，萬勿固辭。」呂玉道：「過承高門俯就，舍下就該行聘定之禮，因在客途，不好苟且，如何？」

反費親家厚賜，決不敢當。陳朝奉道：「這是學生自送與賢婿的，不干親翁之事。親翁若見却，就是不允這頭親事了。」呂玉沒得說，只得受了。叫兒子出席拜謝。陳朝奉扶起道：「些微薄禮，何謝之有？」喜兒又進去謝了丈母。當日開懷暢飲，至晚而散。呂玉想道：「我因這還金之便，父子相逢，誠乃天意。又攀了這頭好親事，似錦上添花，無處報答天地。有陳親家送這二十兩銀子，也是不意之財，何不擇個潔淨僧院，糴米齋僧，以種福田，主意定了。」次早，陳朝奉又備早飯。呂玉父子喫罷，收拾行囊作謝而別，喚了一隻小船，搖出關。

外約有數里，只聽得江邊鼎沸，原來壞了一隻人載船，落水的號呼求救。崖上人招呼小船打撈，小船索要賞犒，在那裏爭嚷。呂玉想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比如我要去齋僧，何不捨這二十兩銀子做賞錢，教他撈救。見在功德，當下對衆人說：我出賞錢，快撈救。若救起一船人性命，把二十兩銀子與你們衆人聽得，有二十兩銀子賞錢。小船如蟻而來，連崖上人也，有幾個會水性的，赴水去救。須臾之間，把一船人都救起。呂玉將銀子付與衆人分散，水中得命的都千恩萬謝，只見內中一人看了呂玉，叫道：哥哥那

里來，呂玉看他不是別人，正是第三個親弟。呂珍、呂玉合掌道：慚愧慚愧。天遣我撈救兄弟一命，忙扶上船，將乾衣服與他換了。呂珍納頭便拜。呂玉答禮，就叫姪兒見了叔叔，把還金遇子之事述了一遍。呂珍驚訝不已。呂玉問道：你却爲何到此？呂珍道：一言難盡。自從哥哥出門之後，一去三年，有人使說哥哥在山西害了瘡毒身故。二哥察訪得實，嫂嫂已是成服戴孝。兄弟只是不信。二哥近日又要逼嫂嫂嫁人，嫂嫂不從，因此教兄弟親到山西訪問哥哥消息。不期於此相會，又遭覆溺，得哥哥撈救，天與之幸。哥哥不

可怠緩急急回家以安嫂嫂之心遲則怕有變了呂玉聞說驚慌急叫家長開船星夜赶路正是

心忙似箭惟嫌緩

船走如梭尚道遲

再說王氏聞丈夫凶信初時也疑惑被呂寶說得活龍活現也信了少不得換了些素服呂寶心懷不善想着哥哥已故嫂嫂又無所出況且年紀俊生要勸他收嫁自己得些財禮教渾家楊氏與阿姆說王氏堅意不從又得呂珍朝夕諫阻所以其計不成王氏想道千聞不如一見雖說丈夫已死在幾千里之外不知端的央小叔呂珍是必親到山西問個備細如

果然不幸骨殖也帶一塊回來呂珍去後呂寶愈無忌憚又連日賭錢輸了沒處設法偶有江西客人喪偶要討一個如下呂寶就將嫂嫂與他說合那客人也訪得呂大的渾家有幾分顏色情願出三十兩銀子呂寶得了銀子向客人道家嫂有些粧喬好好裏請他出門定然不肯今夜黃昏時喚了人悄悄地到我家來只看戴孝髻的便是家嫂更不須言語扶他上轎連夜開船去便了客人依計而行却說呂寶回家恐怕嫂嫂不從在他眼前不露一字却私下對渾家做個手勢道那兩腳貨今夜要出脫與江西客

健其然

人去了，我生怕他哭哭啼啼，先躲出去。黃昏時候，你勸他上轎，日裏且莫對他說。呂寶自去了，却不曾說明孝髻的事。原來楊氏與王氏妯娌最睦，心中不忍。一時丈夫做主，沒奈何，他何欲言不言，直挨到酉牌時分，只得與王氏透個消息。我丈夫已將姆姆嫁與江西客人，少停客人就來取親，教我莫說。我與姆姆情厚，不好瞞得你。房中有什細軟家私，預先收拾，打個包裹，省得一時忙亂。王氏啼哭起來，叫天叫地，起來。楊氏道：「不是奴苦勸姆姆，後生家孤孀，終久不了。吊桶已落在井裏，也是一緣一會，哭也沒用。」王氏道：「嬌

嬌說那裏話，我丈夫雖說已死，不曾親見，且待三叔回來，定有個真信。如今逼得我好苦，說罷，又哭。楊氏左勸右勸，王氏住了哭，說道：「嬌嬌，既要我嫁人，罷了。怎好戴孝髻出門？嬌嬌尋一頂黑髻與奴換了。楊氏又要忠丈夫之托，又要姆姆面上討好，連忙去尋黑髻來換，也是天數。當然舊髻兒也尋不出一頂。王氏道：「嬌嬌，你是在家的，暫時換你頭上的髻兒與我。明早你教叔叔舖裏取一頂來換了，就是。楊氏道：「使得。便除下髻來，遞與姆姆。王氏將自己孝髻除下，換與楊氏戴了。王氏又換了一身色服，黃昏過後，江西客

人引着燈籠火把擡着一頂花花轎吹手雖有一副不敢吹打如風似雨飛奔呂家來呂寶已自與了他暗號衆人推開大門只認戴孝髻的就捨楊氏嚷道不是衆人那裏管三七二十一捨上轎時鼓手吹打轎夫飛也似擡去了

一派笙歌上客船

錯疑孝髻是姻緣

新人若向新郎訴

只怨親夫不怨天

王氏暗暗叫謝天謝地關了大門自去安歇次日天明呂寶意氣揚揚敲門進來看見是嫂嫂開門喫了一驚房中不見了渾家見嫂子頭上戴的是黑髻心

中大疑問道嫂嫂你姘子那裡去了王氏暗暗好笑答道昨夜被江西蠻子捨去了呂寶道那有這話且問嫂嫂如何不戴孝髻王氏將換髻的緣故述了一遍呂寶搥胸只是叫苦指望賣嫂子誰知到賣了老婆江西客人已是開船去了三十兩銀子昨晚一夜就賭輸了一大半再要娶這房媳婦子今生休想復又思量一不做二不休有心是這等再尋個主顧把嫂^{鬪甚緊}子賣了還有討老婆的本錢方欲出門只見門外四五個人一擁進來不是別人却是哥哥呂玉兄弟呂珍姪子喜兒與兩個脚家馱了行李貨物進門呂

寶自覺無顏，後門逃出，不知去向。王氏接了丈夫，又見兒子長大，回家問其緣故。呂玉從頭至尾，叙了一遍。王氏也把江西人搶去嬌嬌，呂寶無顏，後門走了一段情節，叙出。呂玉道：「我若貪了這二百兩，非意之財，怎勾父子相見？若惜了那二十兩銀子，不去撈救覆舟之人，怎能勾兄弟相逢？若不遇兄弟時，怎知家中信息？今日夫妻重會，一家骨肉團圓，皆天使之然也。逆弟賣妻，也是自作自受，皇天報應的，然不爽。自此益修善行，家道日隆，後來喜兒與陳員外之女做親，子孫繁衍，多有出仕貴顯者。」詩云：

本意還金兼得子

立心賣嫂反輸妻

世間惟有天工巧

善惡分明不可欺

第五卷

第六卷

俞仲舉題詩遇上皇

日月盈虧星辰失度爲人豈無興衰子房年幼逃
難在徐邈伊尹曾耕莘野子牙嘗釣磻溪君不見
韓侯未遇遭胯下受驅馳蒙正瓦窰借宿裴度在
古廟依棲時來也皆爲將相方表是男兒

漢武帝元狩二年四川成都府一秀士司馬長卿雙
名相如自父母雙亡孤身無倚罄鹽自守貫串百家
精通經史雖然遊藝江湖其實志在功名出門之時
過城北七里許曰昇仙橋相如大書於橋柱上大丈

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所以北抵京洛，東至齊楚，遂依梁孝王之門，與鄒陽枚臯輩爲友，不期梁王薨，相如謝病歸成都市，上臨邛縣，有縣令王吉，每每使人相招，一日到彼相會，盤桓旬日，談間言及本處卓王孫巨富有亭臺池館華美可翫，縣令着人去說教他接待，卓王孫貲財巨萬，僮僕數百，門闌奢侈，園中有花亭一所，名曰瑞仙，四面芳菲爛熳，真可遊息。京洛名園皆不能過此。這卓員外喪偶不娶，慕道修真，止有一女小字文君，年方十九，新寡在家，聰慧過人，姿態出衆，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員外一日早晨，單私覷知是小姐，乃焚香一炷，將瑤琴撫弄。文君正行數步，只聽得琴聲清亮，移步將近瑞仙亭，轉過花陰下，聽得所彈音曰：

鳳兮鳳兮，思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如今夕兮，升斯堂。有艷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在我傍。何緣交頸爲鴛鴦，期頡頏兮共翱翔。

鳳兮鳳兮，從我栖，得托孽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和譜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策爲

警世通言

卷六

一

小姐聽罷對侍女道：「秀才有心，妾亦有心。今夜既到這裏，可去與秀才相見。」遂乃行到亭邊，相如月下見了文君，連忙起身迎接道：「小生夢想花容，何期光降。不及遠接，恕罪。恕罪。」文君歛衽向前道：「高賢下臨，甚缺款待。孤館寂寞，令人相念無已。」相如道：「不勞小姐掛意。小生有琴一張，自能消遣。」文君笑道：「先生不必迂濶。琴中之意，妾已備知。」相如跪下告道：「小生得見花顏，死也甘心。」文君道：「請起。」妾今夜到此，與先生賞月同飲三盃春兒，排酒果於瑞仙亭上。文君相如對飲，相如細視文君，果然生得

私覷，知是小姐，乃焚香一炷，將瑤琴撫弄。文君正行數步，只聽得琴聲清亮，移步將近瑞仙亭，轉過花陰下，聽得所彈音曰：

鳳兮鳳兮，思故鄉，遨遊四海兮，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如今夕兮，升斯堂。有艷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在我傍，何緣交頸爲鴛鴦。期頡頏兮，共翱翔。

鳳兮鳳兮，從我栖，得托孳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小姐聽罷對侍女道：「秀才有心，妾亦有心，今夜既到這裏，可去與秀才相見。」遂乃行到亭邊，相如月下見了文君，連忙起身迎接道：「小生夢想花容，何期光降，不及遠接，恕罪恕罪。」文君歛衽向前道：「高賢下臨，甚缺款待，孤館寂寞，令人相念無已。」相如道：「不勞小姐掛意，小生有琴一張，自能消遣。」文君笑道：「先生不必迂濶，琴中之意，妾已備知。」相如跪下告道：「小生得見花顏，死也甘心。」文君道：「請起。」妾今夜到此，與先生賞月同飲三盃春兒，排酒果於瑞仙亭上。」文君相如對飲，相如細視文君，果然生得

眉如翠羽，肌如白雪，振繡衣，披錦裳，濃不短，纖不長，臨溪雙洛浦，對月兩嫦娥。

酒行數巡，文君令春兒收拾前去，我便回來。」相如道：「小姐不嫌寒陋，願就枕席之歡。」文君笑道：「妾欲奉終身箕箒，豈在一時歡愛乎？」相如問道：「小姐計將安出？」文君道：「如今收拾了些金珠在此，不如今夜同離此間，別處居住，倘後父親想念，搬回一家完聚，豈不美哉？」當下二人同下瑞仙亭，出後園而走，却是

鰲魚脫却金鈎去

擺尾搖頭更不回

且說春兒至天明，不見小姐在房亭子上，又尋不見

警世通言 卷六
報與老員外得知，尋到瑞仙亭上，和相如都不見。員外道：相如是文學之士，爲此禽獸之行，小賤人，你也自幼讀書，豈不聞女子事無擅爲，行無獨出，你不聞父命，私奔苟合，非吾女也。欲要訟之於官，爭奈家醜不可外揚，故爾中止。且看他有何面目相見親戚。從此隱忍無語，亦不追尋。却說相如與文君到家，相如自思囊篋罄然，難以度日，想我渾家乃富貴之女，豈知如此寂寞，所喜者畧無愠色，頗爲賢達。他料想司馬長卿必有發達時分，正愁悶間，文君至，相如道：日與渾家商議，欲做些小營運，奈無貲本。文君道：我首

飾釵釧，儘可變賣，但我父親萬貫家財，豈不能周濟一女，如今不若開張酒肆，妾自當鑪，若父親知之，必然懊悔。相如從其言，修造房屋，開店賣酒。文君親自當鑪記帳。忽一日，卓王孫家僮有事到成都府，入肆飲酒，事有湊巧，正來到司馬長卿肆中，見當鑪之婦，乃是主翁小姐，喫了一驚，慌忙走回臨邛，報與員外知道。員外滿面羞慚，不肯認女，但杜門不見賓客而已。再說相如夫婦賣酒，約有半年，忽有天使捧着一紙詔書，問司馬相如名字。到於肆中，說道：朝廷觀先生所作子虛賦，文章浩爛，超越古人，官裡嘆賞，飄飄

卓王孫自
是正理

然有凌雲之志氣，恨不得與此人同時。有楊得意奏言：「此賦是臣之同里司馬長卿所作，見在成都閒居。天子大喜，特差小官來徵召，走馬臨朝，不許遲延。相如收拾行裝，即時要行。」文君道：「官人此行富貴，則怕忘了瑞仙亭上相知道，小生受小姐大恩，方恨未報。何出此言？」文君道：「秀才們也有兩般，有那君子儒，不論貧富，志行不移；有那小人儒，貧時又一般，富時就忘了。相知道小姐放心，夫妻二人不忍相別。臨行文君又囑道：此時已遂題橋志，莫負當壚滌器人。且不說相如同天使登程，却說卓王孫有家僮從長安回。」

卓王孫不
如大史敘
強項

没人荐舉
特去看更
謝

聽得楊得意舉薦司馬相如，蒙朝廷徵召去了。自言我女兒有先見之明，為見此人才貌雙全，必然顯達，所以成了親事。老夫想起來，男婚女嫁，人之大倫，我女婿不得官時，我先帶侍女春兒同往成都去望，乃是父子情，無人笑我。若是他得了官時，去看他教人道我趨時奉勢。次日帶同春兒，逕到成都府，尋見文君。文君見了父親，拜道：「孩兒有不孝之罪，望爹爹饒恕。」員外道：「我兒，你想殺我從前之語，更不須題了。如今且喜朝廷徵召，正稱孩兒之心。我今日送春兒來伏侍，接你回家居住。我自差家僮往長安報與賢。」

婿知道文君執意不肯，員外見女兒主意定了，乃將家財之半，分授女兒。於成都起建大宅，市買良田，僮僕三四百人，員外伴着女兒同住，等候女婿佳音。再說司馬相如同天使至京師朝見，獻上林賦一篇。天子大喜，即拜爲著作郎，待詔金馬門。近有巴蜀開通南夷諸道，用軍興法，轉漕繁冗，驚擾夷民。官裡聞知，大怒。召相如議論此事，令作諭巴蜀之檄。官裡道：「此一事欲待差官，非卿不可。」乃拜相如爲中郎將，持節而往。令劔金牌先斬後奏。相如謝恩，辭天子出朝，一路馳驛而行。到彼處，勸諭巴蜀已平，蠻夷清靜，不過

半月，百姓安寧，衣錦還鄉。數日之間，已達成都府。本府官員迎接到於新宅。文君出迎，相如道：「讀書不負人，今日果遂題橋之願。」文君道：「更有一喜，你丈人先到這裡迎接，相如連聲不敢，不敢。老員外出見相如，向前施禮，彼此相謝，排筵賀喜。自此遂爲成都富室。有詩爲證。」

夜靜瑤臺月正圓

清風淅瀝滿林巒

朱弦慢促相思調

不是知音不與彈

司馬相如本是成都府一個窮儒，只爲一篇文字，上投了至尊之意，一朝發跡，如今再說南宋朝一個貧

子也是成都府人在濯錦江居住亦因詞篇遭際衣
錦還鄉此人姓名俞名良字仲舉年登二十五歲幼喪
父母娶妻張氏這秀才日夜勤攻詩史滿腹文章時
當春榜動選場開廣招天下人才赴臨安應舉俞良
便收拾琴劍書箱擇日起程親朋餞送分付渾家道
我去求官多則三年少則一載但得一官半職即便
回來道罷相別跨一蹇驢而去不則一日行至中途
偶染一疾忙尋客店安下心中煩惱不想病了半月
身邊錢物使盡只得將驢兒賣了做盤纏又怕快
利場日期只得買雙草鞋穿了自背書囊而行不數

日脚都打破了鮮血淋漓於路苦楚心中想道幾時
得到杭州看着那隻脚作一詞以述懷抱名瑞鶴仙
春闈期近也望帝京迢遞猶在天際懊恨這隻脚
底不慣行程如今怎免得拖泥帶水痛難禁芒鞋
五耳倦行時着意温存笑語甜言安慰○爭氣扶
持我去選得官來那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在轎
兒裡擡來擡去飽食羊肉滋味重教細膩更尋對
小小脚兒夜間伴你

不則一日已到杭州至貢院前橋下有個客店姓孫
叫做孫婆店俞良在店中安歇了過不多幾日俞良

初時肯看
說的就
有一半古
道了

入選場已畢，俱各伺候掛榜。只說舉子們元來却有這般苦處。假如俞良八千有餘多路，來到臨安，指望一舉成名，爭奈時運未至，龍門點額，金榜無名。俞良心中好悶，眼中流淚，自尋思道：「千鄉萬里來到此間，身邊囊篋消然，如何勾得回鄉，不免流落杭州。每日出街，有些銀兩，只買酒喫，消愁解悶。看看窮乏，初時還有幾個相識看覷他，後面高僧人多了，被人憎嫌。但遇見一般秀才，上店喫酒，俞良便入去投謁。每日喫兩碗餓酒，爛醉了歸店中安歇。孫婆見了，埋怨道：「秀才你却少了我房錢不還，每日喫得大醉，却有錢

說如今
扁短卷
可處
喫酒

得買酒喫。俞良也不分說，每日早間問店小二討些湯洗了面，便出門長篇見宰相短卷謁公卿，糖得幾碗酒喫，喫得爛醉，直到昏黑，便歸客店安歇。每日如是，一日俞良走到眾安橋，見個茶坊，有幾個秀才在裡面。俞良便挨身入去坐地，只見茶博士向前唱個喏，問道：「解元喫甚麼茶？」俞良口中不道，心下思量：「我早飯也不曾喫，却來問我喫茶，身邊銅錢又無，喫了却捉甚麼還他？」便道：「我約一個相識在這裡等，少間客至來問茶，博士自退。」俞良坐于門首，只要看一個相識過，却又遇不着。正悶坐間，只見一個先生手裡

執着一個招兒上面寫道如神見俞良想是個算命先生且筭一命看則一請請那先生入到茶坊裡坐定俞良說了年月日時那先生便筭茶博士見了道這是他等的相識來了便向前問道解元喫甚麼茶俞良分付點兩個椒茶來二人喫罷先生道解元好個造物即目三日之內有分遇大貴人發跡貴不可言俞良聽說自想我這等模樣幾時能勾發跡眼下茶錢也沒得還便做個意頭抽身起道先生我若真個發跡時却得相謝便起身走茶博士道解元茶錢俞良道我只借坐一坐你却來問我茶我那得錢還

先生說我早晚發跡等我好了一發還你掉了便走先生道解元命錢未還俞良道先生得罪等我發跡一發相謝先生道我方纔出來好不順溜茶博士道我沒興折了兩個茶錢當下自散俞良又去趕趁喫了幾碗餓酒直到天晚酩酊爛醉踉踉蹌蹌到孫婆店中昏迷不醒睡倒了孫婆見了大罵道這秀才好沒道理少了我若干房錢不肯還每日喫得大醉你道別人請你終不成每日有人請你俞良便道我醉自醉干你甚事別人請不請也不干你事孫婆道老娘情愿折了許多時房錢你明日便請出門去俞良

說得甚通
理其如不
信何

聊充其

帶酒胡言漢語，便道：「你要我去，再與我五貫錢，我明日便去。」孫婆聽說，笑將起來道：「從不曾見恁般主顧，白在了許多時店房，到還要詐錢撒潑，也不像斯文體面。」俞良聽得，罵將起來道：「我有韓信之志，你無漂母之仁，我俞某是個飽學秀才，少不得今科不中來科中，你就供養我到來科打甚麼緊，乘着酒興敲檀打撈，弄假成真起來。」孫婆見他撒酒風，不敢惹他，關了門，自進去了。俞良弄了半日酒，身體困倦，跌倒在床舖上，也睡去了。五更酒醒，想起前情，自覺慙愧，欲要不別而行，又沒個去處，正在兩難，却說孫婆與兒

子孫小二商議，沒奈何，只得破兩貫錢，倒去陪他個不是，央及他動身。若肯輕輕撒開，便是造化。俞良本待不受，其奈身無半文，只得忍着羞，收了這兩貫錢，作謝而去。心下想道：「臨安到成都有八千里之遙，這兩貫錢不勾喫幾頓飯，却如何盤費得回去？」出了孫婆店門，在街坊上東走西走，又沒尋個相識處，走到飯後，肚裏又饑，心中又悶，身邊只有兩貫錢，買些酒食喫飽了，跳下西湖，且做個飽鬼。當下一逕走出湧金門外，西湖邊見座高樓，上面一面大牌，朱紅大書「豐樂樓」，只聽得笙簧繚繞，鼓樂喧天。俞良立定脚，打

一看時，只見門前上下首立着兩個人，頭戴方頂樣頭巾，身穿紫衫，腳下絲鞋淨襪，叉着手，看着俞良道請坐。俞良見請，欣然而入，直走到樓上，揀一個臨湖傍檻的閣兒坐下，只見一個當日的酒保，便向俞良唱個喏，覆解元不知要打多少酒。俞良道：我約一個相識在此，你可將兩隻筋放在卓上，鋪下兩隻盞等一等來問。酒保只說便將酒缸酒提匙筋盞碟放在面前，盡是銀器。俞良口中不道，心中自言：好富貴處，我却這般生受，只有兩貫錢在身邊，做甚用。少頃酒保又來問：解元要多少酒打來。俞良便道：我那相

識眼見的不來了，你與我打兩角酒來。酒保便應了。又問解元要甚下酒。俞良道：隨你把來。當下酒保只當是個好客，折莫甚新鮮果品，可看饌海鮮案酒之類，鋪排面前，般般都有。將一個銀酒缸，盛了兩角酒，安一把竹兒，酒保頻將酒盞。俞良獨自一個，從晌午前，直喫到日晡時後，面前按酒喫得闌殘。俞良手撫雕欄，下視湖光，心中愁悶，喚將酒保來，煩借筆硯。別個酒保道：解元借筆硯，莫不是要題詩賦，却不可污了粉壁。本店自有詩牌，若是污了粉壁，小人今日當直便折了這一日日事錢。俞良道：恁地時，取詩牌

八大夫直
想在酒樓
上頭名可
憐虫

和筆硯來，須臾之間，酒保取到詩牌筆硯，安在卓上。俞良道你自退，我教你便來不叫時，休來。當下酒保自去，俞良拽上閣門，用瓮子頂住，自言道：我只要顯名在這樓上，教後人知我，你却教我寫在詩牌上，則甚。想起身邊只有兩貫錢，喫了許多酒食，捉甚還他。不如題了詩，推開窻，看着湖裏，只一跳，做一個飽鬼。當下磨得墨濃，蘸得筆飽，拂拭一堵壁子，乾淨寫下鵲橋仙詞。

來時秋暮，到時春暮，歸去又還秋暮。豐樂樓上望西川，動不動八千里路。青山無數，白雲無數，綠

水又還無數。人生七十古來稀，算恁地光陰能來得幾度。

到底自惜
二死

題畢，去後面寫道：錦里秀才俞良作，放下筆，不覺眼中流淚，自思量道：活他做甚，不如尋個死處，免受窮苦。當下推開檻窗，望着下面湖水，待要跳下去，爭奈去，又遠，倘或跳下去，不死，擲折了腿脚，如何是好。心生一計，解下腰間繫的舊縹，一搭搭在閣兒裏梁上，做一個活落圈。俞良嘆了一口氣，却待把頭鑽入那圈裏去，你道好湊巧，那酒保見多時不叫他，走來閣兒前，見關着門，不敢敲去，那窻眼裏打一張，只見

俞良在內正要鑽入圈裏去又不捨得死酒保喫了
一驚火急向前推開門入到裏面一把抱住俞良道
解元甚做作你自死了須連累我店中聲張起來樓
下掌管師工酒保打雜人等都上樓來一時嚷動衆
人看那俞良時却有八分酒只推醉口裏胡言亂語
不住聲酒保看那壁上時茶盞來大小字寫了一壁
叫苦不迭我今朝却不沒興這一日事錢休了也道
解元喫了酒便筭了錢回去俞良道做甚麼你要便
打殺了我酒保道解元不要尋鬧你今日喫的酒錢
總筭起來共該五兩銀子俞良道若要我五兩銀子

你要我性命便有那得銀子還你我自從門前走過
你家兩個着紫衫的邀住我請我上樓喫酒我如今
沒錢只是死了罷便望窻檻外要跳說得酒保連忙
抱住當下衆人商議不知他在那裏住恐悔氣放他
去罷不時做出人命來明日怎地分說便問俞良道
解元你在那裏住俞良道我住在貢院橋孫婆客店
裏我是西川成都府有名的秀才因科舉來此間若
我回去路上擱在河裏水裏明日都放不過你們衆
人道若真個死了時不好只得忍悔氣着兩個人送
他去有個下落省惹官司當下教兩個酒保攙扶他

虧他還說

下樓出門迤邐上路却又天色晚了兩個人一路扶
着到得孫婆店前那客店門却開了酒保便把俞良
放在門前却去敲門裏面只道有甚客來連忙開門
酒保見開了門撒了手便走俞良東倒西歪踉踉蹌蹌
只待要擲孫婆討燈來一照却是俞良獎了一驚
沒奈何叫兒子孫小二扶他入房裏去睡了孫婆便
罵道昨日在我家高惱白白裏送了他兩貫錢說道
還鄉去却元來將去買酒喫俞良只推醉由他罵不
敢則聲正是

人無氣勢精神減

囊少金錢應對難

可憐

話分兩頭却說南宋高宗天子傳位孝宗自爲了太
上皇居于德壽宮孝宗盡事親之道承顏順志惟恐
有違自朝賀問安及良辰美景父子同遊之外上皇
在德壽宮閒暇每同內侍官到西湖遊玩或有時恐
驚擾百姓微服潛行以此爲常忽一日上皇來到靈
隱寺冷泉亭閒坐怎見得冷泉亭好處有張輿詩四
句

朶朶峰巒擁翠華

倚雲樓閣是僧家

憑欄盡日無人語

濯足寒泉數落花

上皇正坐觀泉寺中住持僧獻茶有一行者手托茶

龍宮後遂
至依僧糊
口其廉可
知監司謹
以贖罪豈
不誠究

盤高檠下晚，上皇龍目觀看，見他相貌魁梧，且是執禮恭謹。御音問道：「朕看你，不像個行者模樣，可實說，是何等人？」那行者雙行流淚，拜告道：「臣姓李，名直，原任南劍府太守，得罪於監司，被誣贓罪，廢為庶人家，貧無以糊口，本寺住持是臣舅，權充行者，覓些粥食，以延微命。上皇惻然不忍，道待朕回宮，當與皇帝言之。」是晚回宮，恰好孝宗天子差太監到德壽宮問安。上皇就將南劍太守李直分付去了，要皇帝復其原官。過了數日，上皇再到靈隱寺中，那行者依舊來送茶。上皇問道：「皇帝已復你的原官否？」那行者叩頭

奏道：「還未。」上皇面有愧容。次日，孝宗天子恭請太上皇、皇太后，幸聚景園。上皇不言不笑，似有怨怒之意。孝宗奏道：「今日風景融和，願得聖情開悅。」上皇嘿然不答。太后道：「孩兒好意，招老夫婦遊玩，沒事惱做甚麼？」上皇嘆口氣道：「樹老招風，人老招賤。朕今年老說來的話，都沒人作准了。」孝宗愕然，正不知為甚緣故。叩頭請罪。上皇道：「朕前日曾替南劍府太守李直說個分上，竟不作准。昨日於寺中復見其人，令我愧殺。」孝宗道：「前奉聖訓，次日即諭宰相，宰相說李直贓污，狼籍難以復用，既承聖眷，此小事，來朝便行。」今日且

開懷一醉上皇方纔回嗔作喜盡醉方休第二日孝宗再諭宰相要起用李直宰相依舊推辭孝宗道此是太上主意昨日發怒朕無地縫可入便是大逆謀反也須放他遂盡復其原官此事閣起不題再說俞良在孫婆店借宿之夜上皇忽得一夢夢遊西湖之上見毫光萬道之中却有兩條黑氣冲天竦然驚覺至次早宣個圓夢先生來說其備細先生奏道乃是一賢人流落此地遊於西湖口吐怨氣冲天故托夢於上皇必主朝廷得一賢人應在今日不注吉凶上皇聞之大喜賞了圓夢先生遂入宮中更換衣裝

扮作文人秀才帶幾個近侍官都扮作斯文模樣一同信步出城行至豐樂樓前正見兩個着紫衫的又在門前邀請當下上皇與近侍官一同入酒肆中走上樓去那一日樓上閣兒恰好都有人坐滿只有俞良夜來尋死的那閣兒閑着上皇便揭開簾兒却待入去只見酒保告解元不可入去這閣兒不願溜今日主人家便要打醋炭了待打過醋炭却教客人喫酒上皇便問這閣兒如何不願溜酒保告解元說不可盡夜來有個秀才是西川成都府人因赴試不第流落在此獨自一個在這閣兒裏喫了五兩銀子酒

食喫的大醉直至日晚，身邊無銀子還酒錢，便放無賴，尋死覓活，自割自平，沒奈何怕惹官司，只得又賒店裏兩個人送他歸去。且是住的遠，直到貢院橋孫婆客店裏歇，因此不順溜。主家要打醋炭了，方教客人喫酒。上皇見說道：不妨，我們是秀才，不懼此事。遂乃一齊坐下。上皇擡頭只見壁上茶盞來大小字寫滿，却是一隻鵲橋仙詞，讀至後面寫道：錦里秀才俞良作龍顏暗喜，想道：此人正是應夢賢士。這詞中有怨望之言，便問酒保：此詞是誰所作？酒保告解元：此詞便是那夜來撒賴秀才寫的。上皇聽了，便問這秀

才見在那裏住。酒保道：見在貢院橋孫婆客店裏安歇。上皇買些酒食，喫了，筭了酒錢，起身回宮。一面分付內侍官傳一道旨意，着地方官於貢院橋孫婆店中取錦里秀才俞良火速回奏。內侍傳將出去，只說太上聖旨要喚俞良，却不曾叙出緣由。明白地方官心下也只糊塗，當下奉旨飛馬到貢院橋孫婆店前左右的一索，樞住孫婆，因走得氣急，口中連喚俞良。俞良孫婆只道被俞良所告，驚得面如土色，雙膝跪下，只是磕頭。差官道：那婆子莫忙，官裏要西川秀才俞良，在你店中也不在。孫婆方敢回言道：告恩官有

孫婆忠厚人

却有個俞秀才在此安下，只是今日清早起身回家鄉去了，家中兒子送去，兀自未回。臨行之時，又寫一首詞在壁上。官人如不信，下馬來看，便見差官聽說入店中看時，見壁上真個有隻詞，墨跡尚然新鮮，詞名也是鵲橋仙道是：

杏花紅雨，梨花白雪，羞對短亭長路。東君也解數歸程，遍地落花飛絮。 曾中萬卷筆頭，千古方信儒冠多誤。青霄有路，不須忙，便着鞦韆鞋歸去。

元來那俞良隔夜醉了，由那孫婆罵了一夜，到得五更，孫婆怕他又不去，教兒子小二清早起來押送他

出門，俞良臨去，就壁上寫了這隻詞。孫小二送去，兀自未回。差官見了此詞，便教左右抄了，飛身上馬，另將一匹空馬也教孫婆騎坐，一直望北趕去。路上正迎見孫小二，差官教放了孫婆，將孫小二攔住，問俞良安在。孫小二戰戰兢兢道：俞秀才爲盤纏缺少，躊躇不進，見在北關門邊湯團舖裏坐。當下就帶孫小二做眼，飛馬趕到北關門下，只見俞良立在那竈邊，手裏拿着一碗湯團，正喫哩。被使命叫一聲，俞良聽聖旨，慌得俞良大驚，連忙放下碗，走出門跪下，使命口宣上皇聖旨，教俞良到德壽宮見駕。俞良不知分

曉一時被眾人簇擁上馬迤邐直到德壽宮各人下馬且于侍班閣子內聽候傳宣地方官先在宮門外叩頭復命俞良秀才取到了上皇傳旨教俞良借紫入內俞良穿了紫衣軟帶紗帽皂靴到得金階之下拜舞起居已畢上皇傳旨問俞良豐樂樓上所寫鵲橋仙詞是卿所作俞良奏道是臣醉中之筆不想驚動聖目上皇道卿有如此才不遠千里而來應舉不中是主司之過也卿莫有怨望之心俞良奏道窮達皆天臣豈敢怨上皇曰以卿大才豈不堪任一方之寄朕今賜卿衣紫說與皇帝封卿大官卿意若何俞

良叩頭拜謝曰臣有何德能敢膺聖眷如此上皇曰卿當于朕前或詩或詞可做一首勝如使命所抄店中壁上之作俞良奏乞題目上皇曰便只指卿今日遭遇朕躬爲題俞良領旨左右便取過文房四寶放在俞良面前俞良一揮而就做了一隻詞名過龍門

今
冒險過秦關跋涉長江崎嶇萬里到錢塘舉不成
名歸計拙趨食街坊 命蹇苦難當空有詞章片
言爭敢動吾皇勅賜紫袍歸故里衣錦還鄉

上皇看了龍顏大喜對俞良道卿要衣錦還鄉朕當

遠卿之志當下御筆親書六句

錦里俞良

妙有詞章

高才不遇

落魄堪傷

勅賜高官

衣錦還鄉

亦是机会
奏到

分付內侍官將這道旨意送與皇帝就引俞良去見
駕孝宗見了上皇聖旨因數日前為南劍太守李直
一事險些兒觸了太上之怒今番怎敢遲慢想俞良
是錦里秀才如今聖旨批賜衣錦還鄉若用他別處
地方為官又恐拂了太上的聖意即刻批旨俞良可
授成都府太守加賜白金千兩以為路費次日俞良

孝宗所以
為美

紫袍金帶當殿謝恩已畢又往德壽宮謝了上皇將
御賜銀兩備辦鞍馬僕從之類又將百金酬謝孫婆
前呼後擁榮歸故里不在話下是日孝宗御駕親往
德壽宮朝見上皇謝其賢人之賜上皇又對孝宗說
過傳旨遍行天下下次秀才應舉須要鄉試得中然
後赴京殿試今時鄉試之例皆因此起流傳至今永
遠為例矣

昔年司馬逢楊意

今日俞良際上皇

若使文章皆遇主

功名遲早又何妨

第六卷

世通言

卷六

五

第七卷

陳可常端陽仙化

利名門路兩無憑
只恐為僧僧不了

百歲風前短焰燈
為僧得了盡輸僧

話說大宋高宗紹興年間溫州府樂清縣有一秀才
姓陳名義字可常年方二十四歲生得眉目清秀且
是聰明無書不讀無史不通紹興年間三舉不第就
於臨安府眾安橋命鋪筭看本身造物那先生言命
有華蓋却無官星只好出家陳秀才自小聽得母親
說生下他時夢見一尊金身羅漢投懷今日功名贈

證之際，又聞星家此言，忿一口氣，回店歇了一夜，早起，算還了房宿錢，催人挑了行李，逕來靈隱寺，投奔印鉄牛長老出家，做了行者。這個長老博通經典，座下有十個侍者，號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皆讀書聰明，陳可常在長老座下，做了第二位侍者。紹興十一年間，高宗皇帝母舅吳七郡王時遇五月初四日，府中裏粽子，當下郡王鈞旨，分付都管，明日要去靈隱寺齋僧，可打點供食，齊備。都管領鈞旨，自去關支銀兩，買辦什物，打點完備。至次日早飯後，郡王點看什物，上轎，帶了都管幹辦虞侯押番一千人等，出

了錢塘門，過了石涵橋，大佛頭，逕到西山靈隱寺，先有報帖報知，長老引衆僧鳴鑼擂鼓，接郡王上殿，燒香，請至方丈坐下，長老引衆僧參拜，獻茶，分立兩傍。郡王說：「每年五月重五，入寺齋僧，解粽，今日依例布施。」院子擡供食獻佛，大盤托出粽子，各房都要散到。郡王開步廊下，見壁上有詩四句：

齊國曾生一孟嘗

晉朝鎮惡又高強

五行偏我遭時蹇

欲向星家問短長

郡王見詩，道：「此詩有怨望之意，不知何人所作。」回至方丈，長老設宴管待。郡王問長老：「你寺中有何人能

作得好詩，長老覆恩王，敝寺僧多，座下有甲乙丙丁
戊己庚辛壬癸十個侍者，皆能作詩。郡王說與我喚
來，長老覆恩王止有兩個在敝寺，這八個教去各庄
上去了，只見甲乙二侍者到郡王面前，郡王叫甲侍
者，你可作詩一首，甲侍者稟乞題目，郡王教就將粽
子爲題，甲侍者作詩曰：

四角尖尖草縛腰

浪蕩鍋中走一遭

若還撞見唐三藏

將來剝得赤條條

郡王聽罷，大笑道：好詩，却少文采，再喚乙侍者作詩。
乙侍者問訊了乞題目，也交將粽子爲題，作詩曰：

香粽年年祭屈原

齋僧今日結良緣

滿堂供盡知多少

生死工夫那個先

郡王聽罷大喜，道：好詩。問乙侍者：廊下壁間詩是你
作的，乙侍者覆恩王是侍者做的，郡王道：既是你做
的，你且解與我知道。乙侍者道：齊國有個孟嘗君，養
三千客，他是五月五日午時生，晉國有個大將王鎮
惡，此人也是五月五日午時生，小侍者也是五月五
日午時生，却受此窮苦，以此做下四句自歎。郡王問：
你是何處人氏？侍者答道：小侍者溫州府樂清縣人，
氏姓陳，名義字可常。郡王見侍者言語清亮，人才出

命之理微
後有八字
同而貧富
貴賤不同
者相法亦
然

眾意欲擡舉他。當日就差押番去臨安府僧錄司討一道度牒。將乙侍者剃度爲僧。就用他表字可常爲佛門中法號。就作郡王府內門僧。郡王至晚回府。不在話下。光陰似箭。不覺又過一年。至五月五日。郡王又去靈隱寺齋僧。長老引可常并眾僧接入方丈。少不得安辦齋供。款待郡王。坐間叫可常到面前道你做一篇詞。要見你本身故事。可常問訊了。口念一詞名菩薩蠻。

平生只被今朝誤。今朝却把平生補。重午一年期。齋僧只待時。主人恩義重。兩載蒙恩寵。清淨得

爲僧幽閒度此生。

郡王大喜。盡醉回府。將可常帶回。見兩國夫人。說這一個和尚是溫州人氏。姓陳。名義。三舉不第。因此棄俗出家。在靈隱寺做侍者。我見他作得好詩。就剃度他爲門僧。法號可常。如今一年了。今日帶回府來。參拜夫人。夫人見說。十分歡喜。又見可常聰明朴實。一府中人都歡喜。郡王與夫人解粽。就將一個與可常教做粽子詞。還要菩薩蠻。可常問訊了。乞紙筆寫出一詞來。

包中香黍分邊角。綠絲剪就交絨索。樽俎泛菖蒲。

年年五月初 主人恩義重對景承歡寵何日翫
山家葵蒿三四花

郡王見了大喜傳旨喚出新荷姐就教他唱可常這
詞那新荷姐生得眉長眼細面白唇紅舉止輕盈手
拏象板立于筵前唱起遶梁之聲衆皆喝采郡王又
教可常做新荷姐詞一篇還要菩薩蠻可常執筆便
寫詞曰

天生體態腰肢細新詞唱徹歌聲利一曲泛清奇
揚塵簌簌飛主人恩義重宴出紅粧寵便要賞
新荷時光也不多

和尙預內
屬已異文
定咏新荷
如是誨淫
也

郡王越加歡喜至晚席散着可常回寺至明年五月
五日郡王又要去靈隱寺齋僧不想大雨如傾郡王
不去分付院公你自去分散衆僧齋供就教同可常
到府中來看看院公領旨去靈隱寺齋僧說與長老
郡王交同可常回府長老說近日可常得一心病不
出僧房我與你同去問他院公與長老同至可常房
中可常睡在床上分付院公拜覆恩王小僧心病發
了去不得有一柬帖與我呈上恩王院公聽說帶來
這封柬帖回府郡王問可常如何不來院公告恩王
可常連日心疼病發來不得教男女奉上一簡他親

自封好郡王拆開看，又是菩薩蠻詞一首。

去年共飲菖蒲酒，今年却向僧房守。好事更多磨，教人沒奈何。主人恩義重，知我心頭痛待要賞。新荷爭知疾愈麼。

郡王隨即喚新荷出來，唱此詞。有管家婆稟覆恩王，近日新荷眉低眼慢，乳大腹高，出來不得。郡王大怒，將新荷送盡府中五夫人勘問。新荷供說：我與可常好宿有孕，五夫人將情詞覆恩王。郡王大怒，可知道這禿驢詞內都有賞新荷之句，他不是害什麼心病，是害的相思病。今日他自覺心虧，不敢到我府中教

人分付臨安府，差人去靈隱寺，拏可常和尚臨安府差人去靈隱寺，印長老處要可常長老，離不得安排酒食，送些錢鈔與公人。常言道：官法如爐，誰肯容情。可常推病不得，只得掙鬧起來。隨着公人到臨安府廳上跪下，府主升堂。

葵葵牙鼓響

公吏兩邊排

閻王生死案

東嶽攝魂臺

帶過可常問道：你是出家人，郡王怎地恩顧你緣何做出這等沒天理的事出來？你快快招了。可常說：並無此事。府尹不聽，分辨左右，拏下好生打。左右將可

常拖倒打得皮開肉綻鮮血逆流可常招道小僧果與新荷有奸一時念頭差了供招是實將新荷勘問一般供招臨安府將可常新荷供招呈上郡王郡王本要打殺可常因他滿腹文章不忍下手監在獄中却說印長老自思可常是個有德行和尚日常山門也不出只在佛前看經便是郡王府裏喚去半日未晚就回又不在府中宿歇此奸從何而來內中必有蹊蹊連忙入城去傳法寺央住持豪大惠長老回到府中與可常討饒郡王出堂賜二長老坐待茶郡王開口便說可常無禮我平日怎麼看待他却做下不

有此一念
還是賢王
願有此一
念不曾枉
殺可常也
言用不細
容理不知
枉了多心
人

仁之事二位長老跪下再三稟說可常之罪僧輩不敢替他分辨但求恩王念平日錯愛之情可以饒恕一二郡王請二位長老回寺明日分付臨安府量輕發落印長老開言覆恩王此事日久自明郡王聞言心中不喜退入後堂再不出來二位長老見郡王不出也走出府來豪長老說郡王嗔恚你說日久自明他不肯認錯便不出來印長老便說可常是個有德行的日常無事山門也不出只在佛前看經便是郡王府裏喚去去了半日便回又不曾宿歇此奸從何而來故此小僧說日久自明必有冤枉豪長老道貧

不肯認錯
正是大錯
富貴人作
惡業多坐
此病

不與富敵賤不與貴爭僧家怎敢與王府爭得是非
這也是宿世冤業且得他量輕發落却又理會說罷
各回寺去了不在話下次日郡王將封簡子去臨安
府卽將可常新荷量輕打斷有大尹稟郡王待新荷
產子可斷郡王分付便要斷出府官只得將僧可常
追了度牒杖一百發靈隱寺轉發寧家當差將新荷
杖八十發錢塘縣轉發寧家追原錢一千貫還郡王
府却說卽長老接得可常滿寺僧衆教長老休要安
着可常在寺中玷辱宗風長老對衆僧說此事必有
蹊蹊父後自明長老令人山後搭一草舍教可常將

息棒擔好了着他自回鄉去且說郡王把新荷發落
寧家追原錢一千貫新荷父母對女兒說我又無錢
你若私房積蓄將來湊還府中新荷說這錢自有
人替我出張公罵道你這賤人與個窮和尚通姦他
的度牒也被追了却那得錢來替你還府中新荷說
可惜屈了這個和尚我自與府中錢原都管有姦他
見我有孕了恐事發到郡王面前只供與可常和尚
有姦郡王喜歡可常必然饒你我自來供養你家并
使用錢物說過的話今日只去問他討錢來用并還
官錢我一個身子被他騙了先前說過的話如何賴

得他若欺心，不招架時，左右做我不着，你兩個老人
家將我去府中等我郡王面前實訴，也出脫了可常
和尚，父母聽得女兒說，便去府前伺候，錢都管出來，
把上項事一一說了，錢都管到焦燥起來，罵道：「老賤
才老無知，好不識廉耻，自家女兒偷了和尚官司，也
問結了，却說恁般鬼話來圖賴人，你欠了女兒身價
錢，沒處措辦時，好言好語告個消乏，或者可憐你的
一兩貫錢助了你，也不見得，你却說這樣沒根蒂的
話來，傍人聽見時，教我怎地做人？」罵了一頓，走開去
了。張老只得忍氣吞聲回來，與女兒說知，新荷見說，

惡人偏口
硬

兩淚交流，乃言：「爹娘放心，明日却與他理會。」至次日，
新荷跟父母到郡王府前，連聲叫屈。郡王即時叫人
拿來，却是新荷父母。郡王罵道：「你女兒做下迷天大
罪到來，我府前叫屈，張老跪覆恩王，小的女兒沒福，
做出事來，其中屈了一人，望恩王做主。」郡王問屈了
何人，張老道：「小人不知，只問小賤人，便有明白。」郡王
問賤人在那裏，張老道：「在門首伺候。」郡王喚他入來，
問他詳細，新荷入到府堂跪下。郡王問賤人做下不
仁之事，你今說屈了甚人，新荷告恩王：「賤妾犯奸，妾
屈了可常和尚，郡王問緣何屈了他，你可實說。」我到

饒你新荷告道賤妾犯奸，却不干可常之事。郡王道：你先前怎地不說？新荷告道：妾實被幹辦錢原奸騙，有孕之時，錢原怕事露，分付妾如若事露，千萬不可說我。只說與可常和尚有奸，因郡王喜歡可常，必然饒你。郡王罵道：你這賤人，怎地依他說，害了這個和尚。新荷告道：錢原說你若無事退回，我自養你一家老小。如要原錢還府，也是我出。今日賤妾寧家，恩王責取原錢，一時無措，只得去問他討錢還府中，以此父親去與他說，到把父親打罵，被害無辜。妾今訴告明白，情愿死在恩王面前。郡王道：先前他許供養你。

有理有理
當初寬可
當時有何
表記為証
何不問而
輕信乎

一家有其表，記為証。新荷告恩王，錢原許妾供養。妾亦怕他番悔，已拏了他上直朱紅牌一面為信。郡王見說，十分大怒，跌脚大罵，渰賤人，屈了可常和尚。就着人分付臨安府，拏錢原到廳審問，拷打供認明白。一百日限滿，春杖八十，送沙門島牢城營料。高新荷寧家，饒了一千貫原錢，隨即差人去靈隱寺取可常和尚來，却說可常在草舍中將息好了。又是五月五日，到可常取紙墨筆來，寫下一首辭世頌：
 生時重午，為僧重午，得罪重午，死時重午，為前生欠他債負，若不當時承認，又恐他人受苦。今日事

本首辭世
頌收拾一
回小說

已分明不若抽身回去

五月五日午時書

赤口白舌盡消除

五月五日天中節

赤口白舌盡消滅

可常作了辭世頌走出草舍邊有一泉水可常脫了衣裳遍身抹淨穿了衣服入草舍結跏趺坐圓寂了道人報與長老知道長老將自己龕子粧了可常擡出山頂長老正欲下火只見郡王府院公來取可常長老道院公你去稟覆恩王可常坐化了正欲下火郡王來取今且暫停待恩王令旨院公說今日事已明白不干可常之事皆因屈了教我來取却又圓寂

了我去稟恩王必然親自來看下火院公急急回府將上項事并辭世頌呈上郡王看了大驚次日郡王同兩國夫人去靈隱寺燒化可常衆僧接到後山郡王與兩國夫人親自拈香罷郡王坐下印長老帶領衆僧看經畢印長老手執火把口中念道

留得屈原香粽在

龍舟競渡盡爭先

從今剪斷綠絲索

不用來生復結緣

恭惟圓寂可常和尚重午本良辰誰把蘭湯浴角黍漫包金菖蒲空切玉須知妙法華大乘俱念足手不折新荷枉受禁花辱目下事分明唱徹陽關

理甚通

曲。今日是重午。歸西何太速。寂滅本來空。管甚時辰。毒山僧今日來。贈與光明燭。憑此火光三昧要。見本來面目。喫。

唱徹當時菩薩蠻

撒手便歸兜率國

眾人只見火光中現出可常。問訊謝郡王夫人長老。併眾僧。只因我前生欠宿債。今世轉來還。吾今歸仙境。再不往人間。吾是五百尊羅漢中。名常歡喜尊者。

正是

從來天道豈癡聾

好醜難逃久照中

說好勸人歸善道

算來修德積陰功

第七卷終

第八卷

崔待詔生死冤家

宋人小說題作碾玉觀音

山色晴嵐景物佳。煖烘回雁起平沙。東郊漸覺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堤上柳未藏鴉。尋芳趁步到山家。隴頭幾樹紅梅落。紅杏枝頭未着花。

好。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

每日青樓醉夢中。不知城外又春濃。杏花初落疎疎雨。楊柳輕搖淡淡風。浮畫舫。躍青驄。小橋門外綠陰籠。行人不入神仙地。人在珠簾第幾重。

這首詞說仲春景致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着季春詞又好

先自春光似酒濃時聽燕語透簾櫳小橋楊柳飄香絮山寺緋桃散落紅鶯漸老蝶西東春歸難覓恨無窮侵階草色迷朝雨滿地梨花逐曉風

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荆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原來這春歸去是東風斷送的有詩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

春日春風有時惡

不得春風花不開

花開又被風吹落

蘇東坡道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是春雨斷送春歸

去有詩道

雨前初見花間蕊

雨後全無葉底花

蜂蝶紛紛過牆去

却疑春色在鄰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飄將春色去有詩道

三月柳花輕復散

飄颺澹蕩送春歸

此花本是無情物

一向東飛一向西

邵堯夫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蝴蝶採將春色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當三月

蝴蝶飛來忙劫劫

此等閑話是宋元人勝過今人處

採將春色向天涯 行人路上添凄切
曾兩府道也不干蝴蝶事是黃鶯啼得春歸去有詩
道

花正開時艷正濃 春宵何事惱芳叢

黃鸝啼得春歸去 無限園林轉首空

朱希真道也不干黃鶯事是杜鵑啼得春歸去有詩
道

杜鵑叫得春歸去 吻邊啼血尚猶存

庭院日長空悄悄 教人生怕到黃昏

蘇小小道都不干這幾件事是燕子啣將春色去有

蝶戀花詞爲證

妾本錢塘江上住 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 燕子啣
將春色去 紗窓幾陣黃梅雨 斜插犀梳雲半吐 檀
板輕敲 唱徹黃金縷 歌罷綵雲無覓處 夢回明月
生南浦

王巖叟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
也不干蝴蝶事也不干黃鶯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不
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曾有詩道

怨風怨雨兩俱非 風雨不來春亦歸

腮邊紅褪青梅小 口角黃消乳燕飛

好詞料

蜀魄健啼花影去

吳蠶強食柘桑稀

直惱春歸無覓處

江湖辜負一蓑衣

來脈甚透

說話的因其說這春歸詞紹興年間行在有箇關西
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陣節度使咸安郡王當時
怕春歸去將帶着許多鈞眷遊春至晚回家來到錢
塘門裏車橋前面鈞眷轎子過了後面是郡王轎子
到來則聽得橋下裱褙舖裏一箇人叫道我兒出來
看郡王當時郡王在轎裏看見叫幫牕虞候道我從
前要尋這箇人今日却在這裏只在你身上明日要
這箇人入府中來當時虞候聲諾來尋這箇看郡王

的人。是甚色目人。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

情繫人心早晚休

只見車橋下一箇人家門前出着一面招牌寫着
家裝裱古今書畫舖裏一箇老兒引着一箇女兒生
得女何

雲鬢輕籠蟬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綴一顆櫻桃
皓齒排兩行碎玉蓮步半折小弓弓鶯囀一聲嬌
滴滴

便是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虞候即時來他家對門
一箇茶坊裏坐定婆婆把茶點來虞候道啓請婆婆

過對門裱褙舖裏請璩大夫來說話。婆婆便去請到來，兩箇相揖了，就坐。璩待詔問府幹有何見諭。虞候道：「無甚事，閒問則箇適來叫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是令愛麼？」待詔道：「正是拙女，止有三口。虞候又問小娘子貴庚，待詔應道：「一十八歲。再問小娘子如今要嫁人，却是趨奉官員待詔道：「老拙家寒，那討錢來嫁人，將來也只是獻與官員府第。虞候道：「小娘子有甚本事，待詔說出女孩兒一件本事來，有詞寄眼兒媚爲證。」

深閨小院日初長，嬌女綺羅裳，不做東君造化，金

針刺繡羣芳。

斜枝嫩葉，包開蕊，唯只欠馨香。

向園林深處，引教蝶亂蜂狂。

原來這女兒會繡作，虞候道：「適來郡王在轎裏看見令愛身上繫着一條繡裹肚，府中正要尋一箇繡作的人，老丈何不獻與郡王？」璩公歸去，與婆婆說了，到明日寫一紙獻狀，獻來府中。郡王給與身價，因此取名秀秀。養娘不則一日，朝廷賜下一領團花繡戰袍。當時秀秀依樣繡出一件來。郡王看了，歡喜道：「主上賜與我團花戰袍，却尋甚麼奇巧的物事獻與官家去？」去府庫裏尋出一塊透明的羊脂美玉來，即時叫將

門下碾玉待詔間這塊玉堪做甚麼內中一箇道好
做一副勸盃郡王道可惜恁般一塊玉如何將來只
做得一副勸盃又一箇道這塊玉上尖下圓好做一
箇摩侯羅兒郡王道摩侯羅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
使得尋常間又無用處數中一箇後生年紀二十五
歲姓崔名寧趨事郡王數年是昇州建康府人當時
义手向前對着郡王道告恩王這塊玉上尖下圓甚
是不好只好碾一箇南海觀音郡王道好正合我意
就叫崔寧下手不過兩箇月碾成了這箇玉觀音郡
王卽時寫表進上御前龍顏大喜崔寧就本府增添

請給遭遇郡王不則一日時遇春天崔待詔遊春回
來入得錢塘門在一箇酒肆與三四箇相知方纔喫
得數盃則聽得街上鬧炒炒連忙推開樓窓看時見
亂烘烘道并亭橋有遺漏喫不得這酒成慌忙下酒
樓看時只見

初如螢火次若燈光千條蠟燭焰難當萬座糝盆
敵不住六丁神推倒寶天爐八力士放起焚山火
驪山會上料應褒姒逞嬌容赤壁磯頭想是周郎
施妙策五通神捧住火葫蘆宋無忌趕番赤驃子
又不曾瀉燭澆油直恁的煙飛火猛

崔待詔望見了，急忙道：「在我本府前不遠，奔到府中看時，已搬挈得罄盡，靜悄悄地無一箇人。」崔待詔既不見人，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火光照得如同白日。去那左廊下一箇婦女，搖搖擺擺從府堂裏出來，自言自語與崔寧打箇胸廝撞。崔寧認得是秀秀養娘，倒退兩步，低身唱箇喏。原來郡王當日嘗對崔寧許道：「待秀秀滿日，把來嫁與你。」這些衆人都攏掇道：「好對夫妻，崔寧拜謝了，不則一番。」崔寧是箇單身，却也痴心。秀秀見恁地箇後生，却也指望當日有這遺漏。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貴，從左廊下出來，撞

見崔寧，便道：「崔大夫，我出來得遲了，府中養娘各自四散，管顧不得。你如今沒奈何，只得將我去躲避則箇。」當下崔寧和秀秀出府門，沿着河，走到石灰橋。秀秀道：「崔大夫，我脚疼了，走不得。」崔寧指着前面道：「更行幾步，那裏便是崔寧住處。」小娘子到家中歇脚，却也不妨。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我肚裏飢。」崔大夫與我買些點心來喫，我受了些驚，得杯酒喫更好。當時崔寧買將酒來，三盃兩盞，正是

三盃竹葉穿心過

兩朶桃花上臉來

道不得箇春爲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秀秀道：「你記得

節見崔寧小心

當時在月臺上賞月，把我許你，你兀自拜謝，你記得也不記得。崔寧又着手，只應得啫。秀秀道：「當日眾人，都替你喝采，好對夫妻，你怎地到忘了。」崔寧又則應得啫。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寧道：「豈敢。」秀秀道：「你道不敢，我叫將起來，教壞了你，你却如何將我到家。中。我明日府裏去說。」崔寧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寧做夫妻，不妨只一件，這裏住不得了，要好，趁這箇遺漏人，亂時，今夜就走開去，方纔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憑你行。」當夜做了夫妻，四更已後，各帶着隨身

立志不終 崔寧性命 斷送在此

金銀物件出門，離不得飢冷渴飲，夜住曉行，迤邐來到衢州。崔寧道：「這裏是五路總頭，是打那條路去好。不若取信州路上去。」我是碾玉作，信州有幾箇相識，怕那裏安得身，即時取路到信州，住了幾日。崔寧道：「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來，若說道我等在此，郡王必然使人來追捉，不當穩便。」不若離了信州，再往別處去。兩箇又起身上路，徑取潭州。不則一日，到了潭州，却是走得遠了。就潭州市裏討間房屋，出面招牌，寫着行在，崔待詔碾玉生活。崔寧便對秀秀道：「這裏離行在有二千餘里了，料得無事，你我安心，好做長

久夫妻潭州也有幾箇寄居官員見崔寧是行在待詔日逐也有生活得做崔寧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有曾到都下的得知府中當夜失火不見了一箇養娘出賞錢尋了幾日不知下落也不知道崔寧將他走了見在潭州住時光似箭日月如梭也有一年之上忽一日方早開門見兩箇着皂衫的一似虞候府幹打扮入來鋪裏坐地問道本官聽得說有箇行在崔待詔教請過來做生活崔寧分付了家中隨這兩箇人到湘潭縣路上來便將崔寧到宅裏相見官人承攬了玉作生活回路歸家正行間只見一箇

漢子頭上帶箇竹絲笠兒穿着一領白段子兩上領布衫青白行纏找着褲子口着一雙多耳麻鞋挑着一箇高肩擔兒正面來把崔寧看了一看崔寧却不見這漢面貌這箇人却見崔寧從後大踏步尾着崔寧來正是

誰家稚子鳴榔板

驚起鴛鴦兩處飛

這漢子畢竟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竹引牽牛花滿街疎籬茅舍月光篩琉璃盞內茅柴酒白玉盤中簇荳梅一休懊惱且開懷平生贏得笑顏開三千里地無知己十萬軍中掛印來

這隻鷓鴣天詞是關西秦州雄武軍劉兩府所作從順昌八戰之後閒在家中寄居湖南潭州湘潭縣他是箇不愛財的名將家道貧寒時常到村店中喫酒店中人不識劉兩府謹呼囉哩劉兩府道百萬番人只如等閒如今却被他們誣罔做了這隻鷓鴣大流傳直到都下當時殿前太尉是陽和王見了這詞好傷感原來劉兩府直恁孤寒教提轄官差人送一項錢與這劉兩府今日崔寧的東人郡王聽得說劉兩府恁地孤寒也差人送一項錢與他却經由潭州路過見崔寧從湘潭路上來一路尾着崔寧到家正見

來脈又透

秀秀坐在櫃身子裏便撞破他們道崔大夫多時不見你却在這裏秀秀養娘他如何也在這裏郡王教我下書來潭州今日遇着你們原來秀秀養娘嫁了你好當時說殺崔寧夫妻兩箇被他看破那人是誰却是郡王府中一箇排軍從小伏侍郡王見他朴實差他送錢與劉兩府這人姓郭名立叫做郭排軍當下夫妻請住郭排軍安排酒來請他分付道你到府中千萬莫說與郡王知道郭排軍道郡王怎知得你兩箇在這裏我沒事却說甚麼當下酬謝了出門回到府中參見郡王納了回書看着郡王道郭立前

郭立林寬
說也不妨
却不論許
崔寧不說
這又是不
有實處

日下書回打潭州過却見兩箇人在那裏住郡王問是誰郭立道見秀秀養娘并崔待詔兩箇請郭立喫了酒食教休來府中說知郡王聽說便道回耐這兩箇做出這事來却如何直走到那裏郭立道也不知他仔細只見他在那裏住地依舊掛招牌做生活郡王教幹辦去分付臨安府即時差一箇緝捕使臣帶着做公的備了盤纏徑來湖南潭州府下了公文同來尋崔寧和秀秀却似

皂雕追紫燕

猛虎啖羊羔

不兩月捉將兩箇來解到府中報與郡王得知即時

陞廳原來郡王殺番人時左手使一口刀叫做小青右手使一口刀叫做大青這兩口刀不知剝了多少番人那兩口刀鞘內藏着掛在壁上郡王陞廳眾人聲喏即將這兩箇人押來跪下郡王好生焦躁左手去壁牙上取下小青右手一掣掣刀在手睜起殺番人的眼兒咬得牙齒剝剝地響當時說殺夫人在屏風背後道郡王這裏是帝輦之下不比邊庭上面若有罪過只消解去臨安府施行如何胡亂凱得人郡王聽說道回耐這兩箇畜生逃走今日捉將來我惱了如何不凱既然夫人來勸且捉秀秀入府後花園

人亦云賜
賜是古來
遺語

去把崔寧解去臨安府斷治。當下喝賜錢酒賞犒捉事人。解這崔寧到臨安府。一一從頭供說。自從當夜遺漏來到府中。都搬盡了。只見秀秀養娘從廊下出來。揪住崔寧道：你如何安手在我懷中？若不依我口教壞了。你要共崔寧逃走。崔寧不得已。只得與他同走。只此是實。臨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郡王是箇剛直的人。便道：既然恁地寬了崔寧。且與從輕斷治。崔寧不合在逃。罪杖發還建康府居住。當下差人押送。方出北關門。到鴛項頭。見一頂轎兒。兩箇人擡着。從後面叫崔待詔。且不得去。崔寧認得像是秀秀的聲

崔寧又若
疑了

音。趕將來。又不知恁地。心下好生疑惑。傷弓之鳥。不敢攬事。且低着頭。只顧走。只見後面趕將上來。歇了轎子。一箇婦人走出來。不是別人。便是秀秀。道：崔待詔。你如今去建康府。我却如何。崔寧道：却是恁地好。秀秀道：自從解你去臨安府斷罪。把我捉入後花園。打了三十竹篦。遂便趕我出來。我知道你建康府去。趕將來同你去。崔寧道：恁地却好。討了船。直到建康府。押發人自回。若是押發人是箇學舌的。就有一場是非出來。因曉得郡王性如烈火。惹着他。不是輕放手。的他又不是王府中人。去管這閒事。恁地。况且崔

解脫其疑

寧一路買酒買食奉承得他好回去時就隱惡而揚善了。再說崔寧兩口在建康居住。既是問斷了。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見。依舊開箇碾玉作舖。渾家道我兩口却在這裏住得好。只是我家爹媽自從我和你逃去潭州。兩箇老的喫了些苦。當日捉我入府時。兩箇去尋死覓活。今日也好教人去行在取我爹媽來這裏同住。崔寧道最好。便教人來行在取他丈人丈母。寫了他地理脚色與來人。到臨安府尋見他住處。問他隣舍。指道這一家便是。來人去門首看時。只見兩扇門關着。一把鎖鎖着。一條竹竿封着。問隣舍他老

夫妻那裏去了。隣舍道莫說他有箇花枝也似女兒。獻在一箇奢遮去處。這箇女兒不受福德。却跟一箇碾玉的待詔逃走了。前日從湖南潭州捉將回來。送在臨安府喫官司。那女兒喫郡王捉進後花園裏去。老夫妻見女兒捉去。就當下尋死覓活。至今不知下落。只恁地關着門在這裏。來人見說。再回建康府來。兀自未到家。且說崔寧正在家中坐。只見外面有人道。你尋崔待詔住處。這裏便是。崔寧叫出渾家來看時。不是別人。認得是璩公璩婆。都相見了。喜歡的做一處。那去取老兒的人。隔一日纔到。說如此這般。尋

不見却空走了這遭兩箇老的且自來到這裏了兩箇老人道却生受你我不知你們在建康住教我尋來尋去直到這裏其時四口同住不在話下且說朝廷官裏一日到偏殿看玩寶器拿起這玉觀音來看這箇觀音身上當時有一箇玉鈴兒失手脫下即時問近侍官員却如何修理得官員將玉觀音反覆看了道好箇玉觀音怎地脫落了鈴兒看到底下下面碾着三字崔寧造恁地容易既是有人造只消得宣這箇人來教他修整敕下郡王府宣取碾玉匠崔寧郡王回奏崔寧有罪在建康府居住即時使人去建

康取得崔寧到行在歇泊了當時宣崔寧見駕將這玉觀音教他領去用心整理崔寧謝了恩尋一塊一般的玉碾一箇鈴兒接住了御前交納破分請給養了崔寧令只在行在居住崔寧道我今日遭際御前爭得氣再來清湖河下尋間屋兒開箇碾玉鋪須不怕你們撞見可煞事有鬪巧方纔開得鋪三兩日一箇漢子從外面過來就是那郭排軍見了崔待詔便道崔大夫恭喜了你却在這裏住擡起頭來看櫃身裏却立着崔待詔的渾家郭排軍喫了一驚拽開脚步就走渾家說與丈夫道你與我叫住那排軍我相

問則箇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崔待詔即時趕上扯住，只見郭排軍把頭只管側來側去，口裏喃喃地道：「作怪作怪，沒奈何，只得與崔寧回來，到家中坐地，渾家與他相見了，便問郭排軍：『前者我好意留你喫酒，你却歸來說與郡王壞了我兩箇的好事，今日遭際御前，却不怕你去說郭排軍喫他相問得無言可答，只道得一聲得罪相別了。』便來到府裏，對着郡王道：『有鬼。』郡王道：『這漢則甚。』郭立道：『告恩王有見。』郡王問道：『有甚鬼？』郭立道：『方纔打清湖，

又

服

河下過，見崔寧開箇碾玉舖，却是櫃身裏一箇婦女，便是秀秀養娘。郡王焦躁道：『又來胡說。』秀秀被我打殺了，埋在後花園，你須也看見如何？又在那裏却不見取笑我？郭立道：『告恩王，怎敢取笑，方纔叫住郭立相問了一回，怕恩王不信，勒下軍令狀了去。』郡王道：『真箇在時？』你勒軍令狀來。那漢也是合苦，真箇寫一紙軍令狀來。郡王收了，叫兩箇當直的轎番擡一頂轎子，教取這妮子來。若真箇在，把來凱取一刀；若不，在郭立，你須替他凱取一刀。郭立同兩箇轎番來取秀秀，正是

麥穗兩岐

農人難辨

郭立是關西人，朴直，却不知軍令狀如何，胡亂勒得三箇一逕來到崔寧家裏。那秀秀兀自在櫃身裏坐地，見那郭排軍來得恁地慌忙，却不知他勒了軍令狀來取你。郭排軍道：「小娘子，郡王鈞旨，教來取你則箇。」秀秀道：「既如此，你們少等待我梳洗了同去。」即時入去梳洗，換了衣服出來，上了轎，分付了丈夫兩箇轎番，便擡着逕到府前。郭立先人去，郡王正在廳上等待。郭立唱了喏，道：「已取到秀秀養娘。」郡王道：「着他入來。」郭立出來道：「小娘子，郡王教你進來。」掀起簾子

郭立多疑

看。一看，便是一桶水傾在身上，鬧着口，則合不得。就轎子裏不見了。秀秀養娘問那兩箇轎番道：「我不知則見他上轎，擡到這裏，又不曾轉動。」那漢叫將入來道：「告恩王，恁地真箇有鬼。」郡王道：「却不回耐，教人捉這漢等，我取過軍令狀來，如今凱了一刀，先去取下小青來。」那漢從來伏侍郡王，身上也有十數次官了。蓋緣是粗人，只教他做排軍。這漢慌了道：「見有兩箇轎番見證，乞叫來問。」即時叫將轎番來，道：「見他上轎，擡到這裏，却不見了，說得一般，想必真箇有鬼。」只消得叫將崔寧來問，便使人叫崔寧來到府中。崔寧從

牙標
結
是家的

頭至尾說了一遍郡王道恁地又不干崔寧事且放他去崔寧拜辭去了郡王焦躁把郭立打了五十背花棒崔寧聽得說渾家是鬼到家中間丈人文母兩箇面面厮覷走出門看着清湖河裏撲通地都跳下水去了當下叫救人打撈便不見了屍首原來當時打殺秀秀時兩箇老的聽得說便跳在河裏已自死了這兩箇也是鬼崔寧到家中沒情沒緒走進房中只見渾家坐在床上崔寧道告姐姐饒我性命秀秀道我因為你喫郡王打死了埋在後花園裏却恨郭排軍多口今日已報了冤讎郡王已將他打了五十

背花棒如今都知道我是鬼容身不得了道罷起身雙手揪住崔寧叫得一聲匹然倒地鄰舍都來看時只見

兩部脉盡總皆沉 一命已歸黃壤下

崔寧也被扯去和父母四箇一塊兒做鬼去了後人評論得好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
郭排軍禁不住閒磕牙
據秀娘捨不得生眷屬
崔待詔撇不脫鬼冤家

第八卷



